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

經籍記

盱郡鄧元錫著

自天地具神明之德。運行四時。播序五氣。宣明二曜。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上下禮義。於是乎有錯。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經五常。和天下。澤及百世。明於原本。六通四闢。於小大精粗之數。而運無乎不在。宓犧上聖。邃古淳龐。河出馬圖。聚天地之美。極神明之容。為



函史下編 卷之十三



易宗。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物。土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天圖作焉。圖有畫無文。首八卦衡圖。次圓圖。次六十四卦衡方圓。各有圖。而諸宇宙橐籥生成。覆幬持載。大儀法象。若雜撰流形之緼。畢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生焉。生也。實莫實於此。以爲天下之至健。故立奇象焉。次畫

謂

易首畫一象。乾。乾。陽物也。天太虛無形。而專直充盈。

一。象坤。坤。陰物也。大塊效法。中載神氣。神氣流行。升降出入游焉。鬱蒸翕張。蓋至無留行。藏無遺迹。有萬有而無有也。虛莫虛於此。以爲天下之至順。故立偶象焉。微哉乎天太虛而象之奇。地旁薄而象之偶也。象其精也。於是兩相摩而四。陽之陽曰太陽。陽之陰曰少陰。陰之陽曰少陽。陰之陰曰太陰。而天人之大德盡於四也。四相摩爲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儀象之大象。盡於八也。八相盪爲六十四。而天地之混闢。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絪縕化醇。精構氣凝。萌長孕育。還



復死生。仁昭義立。性命貞成。具府於其中。縱觀之。一本雙榦。自下而上。通六虛無外也。衡觀之。陽先陰後。陽主陰輔。盡萬象一體也。統觀之。天地持衡。震巽中萌。山澤形用。水火神行。析觀之。愈大愈少。彰造化之大用。愈小愈繁。窮萬有之幽蹟。而陰陽左右枝比葉偶。盡萬類之情性也。八卦小成。其參天之所爲乎。一三而三矣。六畫大成。其兩地之所爲乎。三二而六矣。察性知命。原始見終。類萬化之蹟。備神明之容。其惟衡圖乎。其圓圖象渾天。天之德圓。圖渾淪周迴。正象天。乾正位上覆。坤正位下載。而位定矣。艮西北山宗。

兌西南澤鐘。而氣通矣。雷出地奮於東北。風行天勁於西南。而相薄矣。大明生東。爲暑爲晝。小明生西。爲寒爲夜。精互藏而不相射矣。嘗以意類仰于園中。而渾天上下四方之象。撫覆而宇周。卽幾璿游儀之設。不察於此矣。旋觀卦運。始震。一陽而順升。歷離兌二陽。上至乾而陰生。始巽。一陰而順降。歷坎艮二陰。下至坤而陽復生。四序麟次。五運輻周。是天下之大順也。而數往者順矣。夫是有與樞焉。坤之三陰也。艮坎之二陰也。逆遯其所由來。實始巽一陰。乾之三陽也。兌離之二陽也。逆反其所由生。實始震一陽。則窮陰之



窟躡陽之谷。迹神化之所由來。以知天地之轂也。來  
 為難知。是其逆也。而易本衡圖。其為數。逆數也。一陰  
 一陽。綿綿伊始。不見不聞。大本大始。以一而神。自下  
 載起。為變化之宗。為往來之紀。則天下之易。盡之乎  
 逆數矣。故規衡圖為圓。而上下四維。往屈來伸之大  
 用。指諸掌可覲也。規六十卦為大圖。而坤孕乎復。乾  
 鬻乎姤。冬春夏秋。晦朔弦望。日長短至。晝夜分。可候  
 而測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陰在陰  
 中。陽在陽中。畢順行而好醜有類也。健順誠明。這位  
 天德。動止入說。時行不忒。動靜應軌。消息準度。如惡

有鄉。喜怒以類。清寧平康。玄眇黃中。來以逆知。性守  
 其宮。往以藏智。而寓諸庸。其取諸此乎。故曰。乾坤縱  
 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說卦傳天地定位章。正釋圓圖。其方圖象地儀。  
 地之德方。析衡圖而八積。而六十四。廣莫拓坦。有截  
 其方。圖從中起。震巽其始。恒益綸綸。四卦衡從。為中  
 方。雨滋以生。日暄而暴。既未濟持功。神農盛昌。通十  
 有六卦為次方。兌說保合。艮止勿過。咸損見義。通三  
 十有六卦。為又次方。於是乾以君主始。坤以藏主成。  
 而六十四卦方圖成焉。從其積而衡觀之。其下卦皆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貞不易



也。從其積而縱觀之。其上卦亦然。而悔亦不易也。上  
 下四維。靜正永寧。風雨露雷。變化充盈。纖芒入蔭。廣  
 博無垠。東西為緯。南北為經。人敬正以直。而復見其  
 心。方不過物。而巽以隱稱。器故大備。心不踰矩。其取  
 諸此乎。說卦傳雷以動之章。正釋方圖。於是周圓圖其外。納方圖其  
 中。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儀有限。天體無窮。眎諸  
 掌矣。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  
 莫說乎澤。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變化萬物而  
 既成之矣。然必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而後能職二

儀相依附也。非是之謂乎。

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章。正釋圓外方

中是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  
 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地合并。神靈以謀。天  
 其運乎。卦氣為之行。地其處乎。卦體為之止。闔天為  
 宇。闔宇為宙。博厚高明無彊。以久。圖象為之紀。故圖  
 先天。而天莫之違。圖無文。而天下之至文出焉。易其  
 五經之原乎。其天地鬼神之奧乎。而經籍昉此矣。伏  
 羲氏沒。神農黃帝氏作。實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而  
 書闕不傳。軒轅氏沒。放勳重華文命三聖帝者作。實  
 始官三才。府萬物。欽天授時。亮工熙載。九功叙而萬



世永賴。有書以紀事曰典。典言常也。謂天地人之常道。極則也。一聖五臣。格心闡德。明道彰化。論思可列之語。紀言之史。詳焉。曰謨。謨言謀也。安止幾康。密勿精微。不專於格事。曰謨也。禹平水土。封山濬川。志九州之士貢。其書曰禹貢。湯順天應人。放有夏而新命。誥德。其書曰湯誓。曰湯誥。其時仲虺阿衡傳說之。倫攝政納誨。命官戒德之書。曰訓。曰誥。曰命。代各具有其書。詩本情性。匹夫匹婦。因性術之變。極哀樂憂思之感。咸有作以暢志。如各言其傷。於是命太師陳之以觀風。司徒因之以施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考

政治焉。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而美風俗。代各具有其詩。自郊廟朝廷。吉凶軍賓。以達於閭巷。自會朝燕饗。以至於冠昏喪祭。人道始終之變。緣情制別。因性作儀。代各具有其禮。乃夏易連山。首艮。明定乃能應。商易歸藏。首坤。示藏而後發。上契於道。符孔子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得坤乾焉。蓋善之也。而於易已褊矣。至周文王。德純天載。古易大甄。而演之於姜里。法伏羲先天圓圖。以序卦。更先天方圖。爲圓。明天行。尊乾坤。旁列六子。目父母六子圖。明人紀。而設卦觀象。著彖繇。以前民用。而易道復興。序



卦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繇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用以坎離泰否尸。其交剝復見其心。是故天尊地卑。乾坤位而易行。日東月西。長短至而時平。於先天圖。四正之卦合。四正卦者。貞觀貞明貞一之象。反觀之不變者也。下經主四偏卦。首咸恒。咸兌艮合。恒震巽合也。咸恒者。山澤風雷。男女夫婦。鬼神陰陽之道也。山澤通氣。二少感應以相與而為咸。風雷不交。二長敬正以相守而為恒。夫姤謹其微。漸歸妹極其變。震艮先巽兌後。而別與序章焉。於先天圖。四隅之卦合。四隅卦者。乘除躋羸。上下降升。一不可為經。反觀之。

則變者也。上經天道。故乾健知始。坤順成物。坎誠中實。離明中虛。性諸天而法天。下經人道。故咸以虛受。恒不易方。震作艮止。巽入兌說。脩之人而盡人。易知大始。簡作成物。命天性也。有孚心亨。明麗中正。性天命也。咸虛以受。恒不易方。戒懼成德。靜正居方。始巽以入。終說而解。則人道以盡。性至命為其常也。故易之言。易也以二體反對為其耦。為交易。以一體反觀成兩耦。為變易。而交易變易。如環不窮。不易者常易。常易者未始或易也。此易之情也。其圓圖本先天方圖。先天方圖起動撓。次潤暎。而兌若艮說之止之也。



乾坤從君藏焉。五運周矣。此規之使圓。而遠則冥諸  
 天帝出乎震。帝天帝也。出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  
 南也。其盛德在木。陽始奏地而出。而鮮潔遯齊也。離  
 也者明也。南方者夏。夏之言假也。大也。盛德在火。萬  
 物皆相見。雨潤日暄。養之長之假之而大也。坤也者。  
 土也。土寄旺四季。中央土。則冲氣之府。王莫王焉。土  
 潤暑溽。火燠金伏。而育神此育。復命此復也。譬母鬻  
 子乎。羸以爲充。勤顧復而致養之也。是致役也。兌正  
 秋也。西方之卦。萬物之所說。西北陽之窮也。方圖乾  
 正位焉。曰戰。謂死生分而爭。而即死即生也。坎也者。

水也。北方之卦。天地之大德藏焉。于產室乎。宴勞之  
 矣。艮東北之卦。爲地統之衝。萬物之所以成終。而即  
 終即始。爲不窮之通。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  
 天地之用乎。上應天之行。下法地之經。五氣順布。萬  
 物砰砰。出入生死於其門。聖人秉規矩權衡。制天下  
 而不劇。方國以平。其取諸此乎。乃父母六子圖。嚴父  
 於天。親母於地。而乾坤上位矣。六子者。索之乾坤。而  
 各得其一體者也。萬物資始於天。萬形資始於親。資  
 之也者。索之也。乾純陽。震索而得其初。體爲長男。坎  
 索而得其中。體爲中男。艮索而得其末。體爲少男。陽



主而陰從合之。故乾道成男而稱男。坤純陰。巽離兌之索之也。亦然。則陰主而陽從附之。故坤道成女而稱女也。其位叙秩然而易序卦以之。首乾坤尊乾坤也。天地父母尊之也。中坎離。坎離終既未濟。貴坎離也。坎離得天地之中也。均是男女。而嫡子婦以體祖。爲其正也。故上經初主坎。下經終主離。二經終主坎離交也。乃其震艮兌巽卦列內外。經分上下。縱折衡合。先後疏附。體父母。佐冢嫡。有序有別。有恩有禮。有節有權。而緯經。故曰明人紀也。於是乎設卦觀象。明三極晝夜進退之道。察人事得失憂虞之故。各繫之。

吉凶悔吝无咎利不利之辭。以明吉凶。而易道大興。乃其慎明德。蕭雖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以輔君子。寶仁儉美德義。以章明內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始被之管絃。用之房中。而化行。召南夫人慎始重正。亦崇厥化。鵲巢美焉。采蘋采芣草蟲作焉。俗用滋美。而化章。及受命爲西伯。伐崇。按密。薄伐玁狁。而采薇出車。杖杜作焉。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服事殷也。故曰可謂至德也矣。武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鑒于二代。製禮作樂。以風化天下。而周禮以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



伯春官以成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而王侯卿大夫。畢各爲之喪。既夕。葬以哀。死喪爲之禋祀。實柴。燔燎。以事天神。爲之血祭。狸沈。鬻辜。以祭地。示爲之。四獻。裸饋。食時。祀以事先王先公。達士庶人。而聯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等。又有賓禮焉。以通之。至其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死生之有其介。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焉。蓋

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與人治之大順也。至其作樂。念王業始基。以二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爲化本。而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邠鄘衛王鄭齊。函秦魏唐。陳曹檜十三國之風。列樂職以導化。而匡俗。周太史所爲歌之第次。是也。其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畢。各因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愛敬之殺。具次爲燕饗之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焉。命之曰小雅。其王國會朝。若祭訖。受釐。陳戒。則又原天命之明赫。



揚祖德之盛隆。爲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曰大雅。其郊祀柴望。祀先王先公。至于羣祀。又各爲登歌之詩。主唱嘆。無淫泆。以交於神明。太司樂掌之。以祭以享。以祀。命之曰周頌。蓋其禮有五。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宗伯掌之。其樂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太師掌之。其樂舞有七。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司樂掌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固書之守也。蓋詩書禮樂大備。而各備其官。乃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其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而蔡人用筮焉。又觀天下之動。分周易卦之各爻。觀會通。以行典禮。爲繇辭。以盡時物之變。而易道大興。觀易升著。王享西山。明夷著箕子之貞。則知爲公繫爻。無疑也。故三代之隆。教自京師。首善而下。逮於州閭。鄉黨。官自司徒。樂正。下達於庠序之師。均之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大訓。三公論焉。以燮理。寅亮國有大故。從龜筮受命焉。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非致一之理。而道之。



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真。洞明於天人之極。而下學於好古。其自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我好古以敏求。其歎人之莫知也。曰。我下學而上達者也。於是乎覽觀終始之變。觀大道於皇義。觀大順於唐虞。觀大構於成周。而祖述憲章。刪六經。立隆以爲天下極。其序書以爲上世荒忽。不可放而原也。故斷自唐虞。標典謨爲經首。以欽明文思安安。於恭讓爲德元。以安止幾康爲心要。以危微精一爲學的。以欽天若采脩府和事知人安民爲治統。以二帝之德爲不可尚也。故贊堯曰。大贊舜曰。君贊禹曰。

無間然。用爲世儀矩。而極四代之故。以著變敬明若淑者昌。從逆逸豫者亡。而夏后氏之祗台告功。殷王之丕顯造邦。周王之集命武成。他諸元聖碩哲之謨訓。範告咸在。而終之以二誓。費誓。伯之端。秦穆。霸之脩也。錄二誓。明欽明未嘗亡。而過可改已焉。蓋詩禮春秋之統。盡於書也。書本古書。叙而次之者。仲尼。故首粵若稽古。叙唐虞之道。宏以奧。叙夏商。直以簡。叙周致嚴。又間有微辭。所謂芟夷繁亂。翦裁浮辭。舉宏綱。撮要刪。明治亂之統者也。書百篇。皆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詩



樂悅周公六詩之義。適周訪之於萇弘。聞韶於齊。博采考觀。迨既老而自衛。反魯。芟夷蕪穢。屏斥靡濫。語太師以樂。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者。詩也。詩也者。樂之章也。蓋存樂於詩也。於國風表二南爲風始。諸列國詩。有繫於善敗失得之故。爲興替存亡之紀。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響應。樹之風楨。用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於雅表周公所製。會朝燕饗樂歌爲正雅。明政所自出。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刺失導微。依大小雅以爲文者。則以爲變雅。分從附焉。頌尊

周頌。昭穆清以交神明爲之本。而以魯頌頌君以燕之篇附焉。商頌終焉。明尊周重魯。視所代而儀鑒於殷。故風者風也。上感下。下化上。莫敏於風。而風自下起。故詩莫先於風。家人風所自出。閨門其隧也。故風莫大於閨門。風之起也。颯颯乎。泱泱乎。感人者微。而被焉者立解。故詩莫切於賦。莫美於比。莫深於興。而莫大於風。風始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序以爲一國之故。繫一人之本。是也。風之自也。政始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序以爲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也。雅同風之道也。風始於夫婦。故



二南風本也。和而有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讌享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襄上志，則政善而民安。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而禮義有所錯。夫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也。故風先雅，君仁逮下，則下忠事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小雅先大雅，二雅明一王之道，而推其成功於頌。被之管絃，諧之舞佾，而主於升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故詩以頌終。孔子之自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本人道在闔門。以二南爲風始，其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本王道在賓臣，以鹿鳴爲小雅始。本王道在格天，以文王爲大雅始。喟然歎之曰：仁不可爲衆也。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之後，王道極於神明，大於郊廟，以清廟爲頌始。又歎之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故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乃其觀周道適周於柱下，史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禮儀曲禮威儀經禮歎道盡於禮也。又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夢寐志周公之  
事迨既老而歎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諸與君大夫若弟子縱  
言必及於禮乃其縱觀於尚仁大同小康大祥之世  
而本仁陳義體信達順一之乎禮其推極乎道之眇  
微三至三無五起極於三無私亦一之乎禮告顏子  
以爲仁惟克己以復於禮其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仁  
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  
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

賓客也明禮無不體者仁也。又言曰宮室得其度量  
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  
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  
加之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明禮無不體者  
理也其告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  
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明禮無不敬而已矣曰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而敬始於大昏身也者親之  
枝也敢不敬與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  
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妻以及妻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其禮有本務



也與。故禮者事之治也。物之則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觀物察則之謂也。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持身不以禮。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矣。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則焉往而宜適哉。其以約言志之心。曰不過乎物。物

則謂之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是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大哉深乎。至哉禮乎。故學始格物也。蓋夫子晚而好易。又晚而作春秋。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天以一元統萬象。廣運而不宰。並育大生而不私。翕闢變化。時行而不厯。故四時者天之行。十二月者天之量。日星者天之紀。萬物其散殊也。莫不正形性而命於天。春秋以天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而一統之於天。王之道其天平。配天地之德。備神明之容。並日月爲明。同四



時爲序。並覆兼愛。而無頗不怒也。中和爲極。典禮以度。好生乃祥。大順爲富。建公侯伯子男。以經之列公。卿大夫士。以緯之。設禮樂教化。以齊之。其用歸於上。若天行。下奠地輿。中植人紀。俾君臣民事物。靡不各得其極。以無失乎天地之性而已矣。春秋以天道正王統。故王御侯。侯帥伯子男。王御卿。卿率大夫士。王圻御侯甸。侯甸脩男采衛。而一之於王。天有溫涼燠寒。以經二氣。王有慶賞刑威。以達二志。好喜志也。怒惡志也。喜志陽也。怒志陰也。陽氣萌黃鍾之宮。物始動於下。不得春之和。不能生。生而長之。假之。斯極矣。

陰氣起長至之候。養始美於上。不得秋之和。不能成。成而擊之。斂之。斯極矣。故生養者天地之大用。中和者天地之至德也。德莫大於和。而道莫美於中。講信脩睦。人之利也。王有朝聘會盟。以達喜。以瀆於齊盟。而亂爭奪相殺。人之患也。王有征伐會盟。以飾怒。以殘於戰攻。而極則處其極之過也。春秋以天道正人心。興人之利。辟人所患。反忠以致中。貴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忽。愛始公人。惡反自復。喜怒以類。循物不逐。而一統之於心。故命之以春秋。故春秋者。中和傳心之要典也。蓋昔者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百稽



天若而大一統也。典謨訓誥紀其政。五典六官齊其教。國風雅頌播其化。於是乎天道洽。人道得。而王者貞一之統昌。周東而王統絕矣。呂刑明刑。典誥亡矣。二誓明兵。誓命亡矣。况五禮曠行。六職失官。又將如周公之典何哉。故天子幽諸侯。諸侯僭。諸侯陵。大夫奪。大夫微。陪臣畔。中國衰。夷狄橫。而莫甚於定哀。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有易象春秋也。是周之所以王。若周公之德。而道之所存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續明王之統。尊元后。輯諸侯。正大夫。總夷夏。屬辭以著教。比事以見義。其屬辭也。

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卽會以觀通。本經以運權。微言而旨逾顯也。深言而測深厚。彌遠無盡也。不言如天。然而時行物生。示人者獨至也。渾渾乎如天道。然雨潤日暵。霆震霜折。而彼蒼於穆之體自若也。其比事也。舉本稽末。卽始要終。本始有起。末終有窮。舉其故而事權有重者。可推也。啓其端而事變所極者。有至也。錯其事而義連類比。得失是非。燦其可鏡也。盖昭昭乎如天用焉。陰陽晝夜分。而昏明燠清。截如也。山川草木形。而天喬高下。秩如也。類聚羣分。異而吉凶善敗。燦如也。故辭屬而教著。事比而義章。繹其辭。可



以深於教。觸其事。可以休於義。有感有創。有動有變。而懼心可作。非心可格。良心從可復也。故由其教。格其志。充其義。盡其道。則元首股肱指臂。各得其官。而不相亂也。天文地理人事。各莫其所。而不相悖也。夷狄禽獸草木。各安其常。而不相戾也。俾六合之內。懷生之類。老終幼長。男分女歸。各順性命。以正生死。而不夭扎疲癯也。故詩書禮樂。亡而受之以春秋。斯義也。觀上之歎。發其感。老安少懷。朋友信著。其端。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大其用。而其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文中子見之。以爲王道之

權衡也。顧不諒哉。其渙然於易。而贊易。贊而不敢論。贊庖犧氏先天。諸圖揭圓神。方知易貢之妙。歎之曰。大哉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贊文王序卦。張圖繫辭之旨。歎之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其贊著之德。曰。昔



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示人學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自名。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比五十而韋編三絕。於性命之奧洞然。曰。吾五十而知天命。故易盡性至於命之書也。學不可以已也。又曰。吾於易也沒身而已焉。於是即文

王周公所繫卦爻辭。卦闡其消息變化。化裁之。以爲斷。曰。彖上下傳。以八大象造化交重變化之象。君子效法之。以致用。曰。大象傳。爻觀其德位。比應當否。推行之。以爲通。曰。小象傳。以周易乾坤象天地易簡之善運之乎。四德而純粹精也。是天人之合也。而天德聖功盡此矣。作乾坤文言傳。以二經之弘綱大體。未易以究而原也。標易知簡能之精。通極於天德。而成位乎其中。推貞觀貞一之神。體備於人道。而成能於仁義。諸凡其立象設卦。裁變制占。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作統言究宣之。曰。繫辭上下傳。原義文圖



象之精闡无方之象。盡不言之言。作說卦傳。以易卦  
 名言之序。消息進退往復正反。皆時之相生而可與  
 幾也。作序卦傳。以易卦卽三十六爲六十四。反對之  
 妙。更其序由乾坤而窮之於井困。由咸恒而反之於  
 姤夫。明易之不可窮也。後作者復以次而受於無窮。  
 作雜卦傳終焉。將雜卦傳布爲三十六  
 宮圖。卽復是一部孔易。是謂十翼。其  
 用歸於使人通志成務。不違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  
 而已矣。故曰。大哉易也。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故書以  
 表德。元之府。禮以爲嘉會之府。詩樂爲和義之府。春  
 秋爲貞幹之府。故聖人之有五經也。猶天之有五運

地之介五方。人之品五常也。易握奧符。其諸元命乎。  
 用能以萬世爲土。通之於一息。而持載覆轉於無窮。  
 文中子歎之曰。大哉乎仲尼之數也。與太極合德。神  
 道並行矣。謂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詎不掠  
 說當是之時。三千之徒。各從受業。而七十子之賢。蓋  
 身通焉。而魯曾參子輿。獨得其宗。以爲人道。莫先於  
 孝。夫子嘗與之語。至德要道。盡於孝。述孝經。人盡道  
 莫大乎學。記夫子嘗與之語。三綱八目。統於學。述大  
 學。夫子之孫子思。伋從受學。憂道學之失其傳也。原  
 天命之性。極脩道之教。以明天人之統紀。舉九經三



重而約之一誠作中庸他諸孔子所自言若其與時人弟子言者非一日語非爲一人語非罕言及其所不語者門人各以其所聞記之曰論語又曰家語而門弟子相與言若承聞於夫子者間附焉又百餘年而子思之門人孟軻思以道濟生民又不肯枉道求合諸凡與其時王侯大夫語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述詩書述仲尼之意類次之爲書作孟子七篇而學庸語孟四子書世爲天下宗而七十子之徒各往往傳五經之意爲之傳子夏有易傳詩傳禮家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爲記

曰禮記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於當世多所刺譏衷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門弟子獨口受其旨意左丘明恐人安其意不覩其事實而失真則取仲尼所得傳魯史記之文繫之經爲傳曰是春秋之案也蓋周衰文勝史繁志寡仲尼盡刻其事辭獨以其微言志尚簡質而從忠而丘明以舊史所記固事之所考信辭之所從屬也傳之俾人由其傳察其義因其事探其用優游厭飫於深切著明之文而得其心故傳之豔而富也史氏之舊也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者也乃左所自著言約而義微又其



後子夏之徒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赤一曰傲

各以所受師傳旨意為之傳與左氏竝稱三傳蓋  
公穀即春秋屬辭著教者深言之闡其志左氏即春  
秋比事見義者條記之備其文以各指所之未相從  
質是也故時有牴牾而三傳最古傳五經者莫近於  
春秋當是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  
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時稱而道之已天下大  
亂聖賢不作陰陽道德名法儒墨九流百家各得其  
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偏一  
曲之士也譬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相通判天

地之德析萬物之理終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而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而道術遂為天下裂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  
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  
遂滅于時唯獨卜筮醫藥種樹之書不禁以為是民  
用不可缺於國體王故無當也而易賴以全蓋自魯  
商瞿于木受易於孔子歷數百十年不廢豈天愛道



原秘之。使繩傳不絕。與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人無禮無學。于時獨一叔孫通定漢禮儀。列奉常爲九卿。而陸賈於上前時。時稱引詩書。天子初以干戈平定四海。尚未遑經籍之事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爲意。文皇帝實始求能爲尚書者。天下亡有。聞濟南有伏生。故爲秦博士。治之時。伏生年九十餘矣。召不能行。於是詔掌故鼂錯往從之受書。伏生老病。語蹇不能端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錯齊人。語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

之。或曰非也。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獨二十九篇。竇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歲矣。來獻書。召見。問父何自爲樂。具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能業。衆技教鼓琴。以遂爲瞽師。問父年高。豈有術延年乎。服餌乎。對曰。學導引。無服餌。奏其書。乃周禮大司樂章也。蓋樂經亡矣。而天子閔禮教放失。聞魯徐生善爲頌也。容徵以爲禮官。又集博士諸儒。討前代典制。各奏所聞。論次之。曰。王制。蓋五經在。王朝者皆亡。獨儀禮。嘉有士冠。士婚。鄉飲酒。燕射。大射。凶。獨有士喪。既夕。虞喪。



服吉。獨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賓獨有聘。有公食大夫。有覲。有士相見。蓋闕逸甚矣。是時伏生始以尚書教齊魯之間。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漢朝之儒。博學多通。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時。廣川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深明於天人之故。勸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表章六經。疇咨俊茂。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施孟。春秋。公羊。詩。申公。開弟子員。設科。勸以祿利。廣厲文學之路。然後鄒魯梁趙。詩禮春秋先師。竝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或相合

而成。秦誓後。博士集而讀之。言易者。或治章句。或傳卜筮。雜占候。而不通其本。禮。僅高堂生所傳。上禮十七篇。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而是時侍御史倪寬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也。及聞寬說。說可觀。乃從問尚書一篇。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孔氏先世所藏經於屋壁之中。有逸禮逸書。及論語孝經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宅。悉以書還孔氏。時蝌蚪



書廢已久。人無知者。諫大夫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推讀古尚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古隸。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有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而尚書滋多於是矣。當是時。王公大人。獨河間獻王德。脩古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而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辭小辨。獻王所得。率古文。

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入朝獻雅樂八佾之舞。漢經學殘缺。收輯完補。獻王有力焉。宣帝故說學。少受詩於東海濮仲翁。聞武帝尊公羊春秋。衛太子好穀梁。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善爲穀梁者。郎蔡千秋。令與公羊家竝說。帝善穀梁說。愍其學且絕。擢千秋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學。會千秋病卒。徵瑕丘江公孫爲博士。代授經。復病卒。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業。積十年。



明習。帝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已復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諫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元帝時立京氏易。然是時大毛公長所傳詩。云出於子夏。最善。不得立。春秋左氏本親見孔子。公穀乃在後傳聞之辭。與親見者異。顧得立。而左氏不得立。禮古經出魯淹中。地名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禮合。增多二十九篇。及孔氏學七十篇。有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於后蒼等。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不能宣明也。大小戴者。信都大傳德延君。九江守聖次君也。始后蒼說禮數萬言。及得前代儒所記禮三百十有四篇。曰后氏曲臺記。然多蕪冗。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九篇。而小戴所刪特精奧。近經。多孔門微言。亦未立學官。哀帝時奉車都尉劉歆親幸。白左氏春秋宜立。帝納之。以問諸名儒。諸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求為助。光不應。於是歆辭移書太常博士顯讓之。畧言先帝憫學殘文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古文尚書逸禮。左氏傳。凡三事。內外相應。皆有徵驗。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及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慨然惜憫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上繼統揚業憫文學錯亂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可徧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於是諸儒並疾恨歆，出補吏，而後之言左氏者，皆本歆。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氏詩，古文逸禮，古文尚書。本建白自歆，自公孫弘起布衣，以通經術爲漢相，其後韋賢、匡衡、張禹、孔光、平富之倫，各相踵在位，爲三公。爲帝者，師天子尊禮，隆特風於海內，謨經宗雅，具有其質文而經籍大昌。施于東漢，元帝時安昌侯禹以博士入授太子經，成帝卽位，賜爵拜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大將軍鳳輔政，擅朝權，而帝富於春秋。

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以退避。鳳帝手書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明帝爲太子時，受經於桓先生榮，學旣通，傅榮言師說已盡，謹使椽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道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先師謝



弟子者有之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令蒙下劣，不敢有辭。願君侯慎疾加餐，重愛王體，其重經學，尊師。至於此，章帝時命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下詔言：蓋聞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又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欲議減省。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

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願今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又諸儒諸生會白虎觀講議，朕親臨決焉。已。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氏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先是司空徐防上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



俗非詔書本意。夫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以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建武初。茂陵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愛寶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東歸。出示東海衛宏。河南鄭興等。太息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遂泯絕。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古文尚書遂大顯於世。成帝時。侍中劉歆於祕府得河間獻王所

上周禮六篇。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宣明演繹。及莽世。爲奏置博士。建武中廢。永平時。周官博士咸盡。惟緱氏杜子春尚在。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而鄭大夫與。若子司農衆。及賈逵。馬融從受焉。其時林存。斥以爲末世黷亂不經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北海鄭玄從融受學。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爲之註。而周官盛行。或頗以二經後顯爲疑。然周官井井。分職共功。以六典襄大道。禹謨伊訓。說命旅獒。諸篇。微言格論。異代儒疇。能言之哉。抑聖典猶天運。然顯晦有時耳。自漢興言易



者宗田何。後別有焦氏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晦明爲候。各有占驗。梁京房用之尤精。夫易道廣大悉備。盡神理。占候者得之。以下筮則神。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尤得易本。而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後言易者。稱馬融荀爽鄭玄。皆轉相師。多溺於象數。互體飛伏以求通。而滯象失真。至魏山陽王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論易冠冕。然時雜以玄言。自是學者無慮稱老易。蓋尊老於易。推易於老。適名理而止。其究爲清談。其言春秋者。劉

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之倫。尚左氏而任城何休守公羊。晉杜陵杜元凱預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序言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備牘而已。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



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經國之制史之舊章而仲尼微顯闡幽裁成義類據以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用以成一經之通體者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則起新舊發大義謂為變例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蓋又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曰微而顯

謂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如稱族尊君若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手

直書其事文具見意

丹楹刻桶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善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王道

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其後順陽范甯武子始不主一門徵聖經以詰眾傳其序言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義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求通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又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則知父子異同之論。石渠紛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若二子者。有志乎春秋矣。自是南北分裂。經籍道散。著錄傳承。鮮或深洽。迨隋而王文中子實始講素王之業於河汾。以萬古為兆人。以五常為四國。以三才九疇為朝廷。以詩書禮樂為政化。以易為司命。以春秋元經為賞罰。而統一於

聖真。秦漢而來。未或際斯者也。語具文中子訓中。當是時。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傅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玄齡。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春秋元經。非專經者。不以授也。而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以能翁受。旁攝砥德礪材。迄貞觀而用著于廊廟。唐興。天子垂意儒學。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穎達。司馬章等。據章句為義疏。使士有所統一。而穎達所疏。易主王輔嗣。尚書宗孔氏古文。於詩本毛傳。鄭箋。於戴記皆主鄭康成。於春秋分左公羊。穀梁。並為三經。各



有傳。注而覆審諸說為義贊。已賜名正義。

傳傳也。紀其事。

傳諸遠也。又本經意傳其義訓道也。詰通古今之言也。通作故注。註也。解其意所注也。箋表識也。謙不敢

言注表識其不明者。疏記也。條陳之也。書成。詔中書門下于志寧長孫

无忌等為考正損益行之。而賈公彥儀禮周禮本鄭

注為之疏。而六經畧備。然所為疏者之注。獨毛公為

先。漢餘皆漢晉末師。不復能遠討。西京經學承傳之

統。而西京韋孔匡劉之說。俱廢。不復可得聞。又自是

業經者。傳相誦習。獨通解所疏而止。無復師承著錄

擊困攻堅。如異時。又踵隋制。舉進士專詩賦。而進士

科最盛。高才生皆精文選。工小技。籍資膺仕。其舉明

經為學究者。材下劣。乃為之。皆帖括誦記片文隻辭

而止。去經學逾遠。迄五季。極壞。歐陽公脩五代史。不

復列儒林。其儒生効官者。甚乃入雜傳中。悲夫。宋興

藝祖實始重學。隆儒臣。而經學萌起。當是時。博士聶

崇義表所著三禮圖上之。下詔言古禮器禮儀相沿

承用。浸歷年祀。寧免違謬。崇義服膺儒業。討尋故實。

疑訛刊正。有足嘉者。下學士平議。太子詹事尹拙多

所駁正。崇義復條釋以對。帝甚嘉說。已又召處士王

昭素入便殿講易乾卦。經學風焉。太宗留意墳典。文

學之事。命學士諸儒校定唐九經注疏。頒天下州郡



縣若名山大澤書院廣經學之路仁廟恭仁嚮意特  
盛士釋褐入見取戴記中大學中庸儒行篇即賜亦  
時以賜儒臣風厲之於是文治洽而濂洛之學大興  
程純公顥與弟正公頤始從周元公惇頤所聞大道  
之要已大求之六經而合也與關中張明公載西都  
邵堯夫雍皆本所躬詣心通者為得上契於昊天以  
時授人聖人經法天之統交發互奮而學昌迨紫陽  
而五經之論撰大備又秦漢諸儒未有也易自孔疏  
主王輔嗣列學官盛行而諸家說盡廢其時傳習者  
以簡袞輕省易誦習見目為小經至周元公作易通

實探誠神幾之原會歸於太極而稱易為五經之源  
天地鬼神之奧程正公序所著論易傳以為易變易  
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而聖人開物成務之意曉然  
其高第弟子尹和靖焯每以為易傳乃先生成書求  
先生之學求諸此又曰先生踐履皆大易傳述而成  
之而邵所傳先天諸圖象則造化生成自然之次第  
爛然實始傳義畫於是內外相應顯微並炤而人始  
知易為崇德廣業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書而又知象  
固辭之本也於是朱文公熹因邵易作啓蒙因程易  
作本義而作五贊具述其大都而本義終以為易為



卜筮而作文周繫辭本卦爻之象而繫之占以為言。

自漢經師作傳易本周易上下經及夫子所傳十翼為十二篇費直以彖象文言本說上下經分而雜附焉唐孔穎達又本王輔嗣言傳本釋經宜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便誦習程易因之作傳宋晁以道欲復其舊而未能盡合古文呂祖謙伯恭乃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蓋復孔氏之舊朱子因之作本義其於書疑今文多艱澁古文乃平易殆伏生女子

口授鼂錯時訛之而先秦古書所引經已然或以為記錄多其時方言世語於古為易曉於今世覆為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潤色雅詞故易曉然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更得所易以為不可知欲讀者姑務沈潛反復其所易而毋穿鑿附會其所難蓋

實疑今文至其命蔡仲默沈作傳第篇著古文今文有無同異而並為訓釋蓋其慎也至國朝崔文敏銑則以為今文委情鉅典後人不能摹也古文諄誨複戒後可倣依為之故孔子刪書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則又疑古文豈宋文嗜易嗜平質故申古文近文尚與尚深古故右今文各即所習而安之與要特其形已也察之則古今文高厚與鉅各具有其真自齊詩傳曹魏而亡魯詩至西晉又亡惟韓詩頗存然無受傳之者而天下學者並遵誦毛公詩諸儒為毛詩者至衆



亦皆廢。惟鄭箋盛行，亦以他疏義相沿踵，率不能出二氏之區域。故也。至宋而歐陽公、劉侍讀、王荊公、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張明公門人亦各記其師說以傳。蓋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業已知不專於毛鄭矣。其後臆說者愈衆，無復祖本。而詩又以病東萊呂伯恭氏著家塾讀詩記，總衆說而融貫之。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一語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雖其斷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表者，亦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蓋其慎也。朱文公深歎

以爲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至其作詩集傳，言關雎取匡衡釋栢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土，下方。又證諸楚辭，一洗經師專已守殘之舊。其閎議眇指，多卓然獨得於千載之上者。其有序以爲本之二南，求其端參之列國，盡其變正之於雅，大其規和之於頌，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脩身及



家以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可謂曰詩  
 詩大小序相傳以為卜子夏作或以為出於孔子或  
 曰非也蓋國史明得失之故而著之或以為衛宏作  
 或曰非也宏自有毛傳序非小序也序本自為篇至  
 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而蘇黃門疑小序非經獨存  
 其首一語而止餘皆削去至文公本鄭漁仲辨妄之  
 意以為詩序首句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妄為之  
 說者乃復合詩序自為篇而條辨其失若以為可廢  
 者然番陽馬端臨貴與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  
 廢雅頌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

馬氏曰詩書序

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  
 文公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  
 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  
 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後  
 人所作籍令深得經意亦不過已言之事而已不作  
 可也詩則異於書矣如雅頌之作能廢明所作其辭  
 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畧至於風之為體比興之  
 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  
 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  
 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  
 孰能臆料當時措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詩之難  
 讀者多矣夫不莛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  
 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芣之狀而已黍離  
 之詩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  
 慨歎黍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頓序  
 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  
 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  
 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  
 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  
 耳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亦袁宏



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鵠羽陟  
咄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  
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  
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  
狀。變考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其辭同意異。而  
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  
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  
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有何嫌。其為  
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叙情。閱勞  
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  
風。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  
段黨叔者之口。則可錄。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  
則可錄也。夫采芣芣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  
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亦說如序  
者之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  
篇。必以為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為錄淫之具乎。且夫  
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如桑  
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墀。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

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  
扶蘇。摛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  
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  
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辭。夫  
子猶存之而不刪。則不知所刪者果何等篇也。豈曰  
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以為  
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  
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為不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  
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有禹  
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  
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  
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  
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  
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  
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頌儒者  
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意。則是通書。西銘。與  
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且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  
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則知  
禁之使不為。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為愈。此鋪



張揄揚之辭所以為為閔惜 古禮經存於世者周禮

經五篇儀禮經十七篇士冠 士昏 士相見 鄉射 燕 大射

聘 公食大夫 覲 士喪 既夕 虞 喪服 特牲饋食 少牢饋食 有司徹 小戴記

四十九篇世所傳三禮是也而周禮亡冬官河間獻

王以考工記一篇其記也附其後與大戴記八十五

篇書具存而漢人所得逸禮三十七篇終亡自文中

子亟稱周官以為先師謂王道極是也蓋夢寐欲行

之而漢劉歆佐王莽頗遵用以更張而敗宋王荊公

安石尤主之奉詔上所撰三經義頒行而自董周官

已造新法欲一二追復而又敗蓋世異久矣於是人

士言周禮者諱其敗咸以為非經程正公則以為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言也

張明公載以為天官之職必心量弘大方能讀若不

大其心以體之而欲於事上窮究湊合知其難也朱

文公以為周禮乃周公建太平之書皆從廣大心中

流出又為孝宗言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相

成王垂後世之大法至深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

意之實學驗諸此蓋尊信如此然未有論撰而儀禮

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

侯大夫大昏喪葬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



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禮大問曰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頰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廢甚矣。蓋孔子適周學周禮而王朝禮業不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今觀漢中世諸生猶以時習禮於孔氏而孔子廟堂車服禮器猶存。可見已。其存者又文辭古奧易行難誦讀其所稱宮室堂奧冕弁裳衣飲食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即進趨拜跽辟讓揖遊周旋之節又異宜而莫之行。自唐韓

愈已苦其難讀而歎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制具在恨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又自鄭注賈疏而外諸儒先舊說不復得見。蓋廢久矣。及是朱文公實始尊儀禮爲禮經。經筵時奏劄言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先壞。漢晉諸儒悉力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昏祭鄉射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士猶得誦習以知其說。自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徇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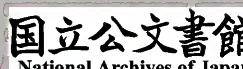
遺本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虛文以應舉其間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迷莫復知其原國有大禮大議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謄寫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以未就至於樂之爲教又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舉莫知其說而士友中間亦有得其遺意欲更加參考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亦復未具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

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集舊學十餘人授之閒館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量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謄寫人下臨安府撥貼書二十名候結局日量支犒給別無推恩於公家無甚勞費而可以興廢舉墜垂之永久斯文幸甚會去位不果行退而推前意編續爲家禮二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曰儀禮經傳通解凡三十有二卷未成卒而子壻外府丞黃榦成其志取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畧具其門人溫陵楊復嘗及事文公受禮學與纂脩



且撰儀禮圖式一卷。事因圖顯。而禮學粗完。春秋公羊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漢藝文志猶標古經。平陵賈逵有經訓詁。李鉉馮沆有古經三傳異同。後左氏大興。學者專治傳。迨唐初。經無復專行。好古者頗從杜解。中錄出經文。而二家擯不錄。惟陸德明音義。頗兼存之。至啖助。陸淳。實始探聖人筆削之志於三傳之上。唐初。獨從杜解。抄出經文。無復二家。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潼川謝疇取三家所傳遺經心。以為是者。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曰春秋古經行焉。眉山李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尚爾錯誤。况聖人筆削之旨乎。宋熙寧中。王荆公安石悅詩

書為著義。頒學官於春秋。不解也。以為是斷爛朝報。廢不列。而程正公願獨深明其旨。作傳以明之。其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孔子當周之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而造其微，則三代可復。然是後黨禁嚴峻，經傳蕪滅，至不復得知。建炎初，天子頗好讀，左氏謂給事中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手左氏傳授之，令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宜潛心聖經，為出治大原，不宜耽玩文采。虛廢光陰。高宗曰：善。令專以春秋進講。且命作傳以進。初，安國少好春秋，究心者有年，已得程子所為傳讀之，精義微辭，多所默契，乃渙然信以為聖心從可質也。益潛玩而傳成本。左氏為案，見本末，質公穀為斷，探聖意，大綱本孟子，而微辭一



以程氏之說爲正云。明興。

高皇帝神聖。逖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致齊其中。召學士宋濂。謂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逸。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其敢服虔。是用致齋日。端居斯亭。反視却聽。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皇皇乎開源矣。當是時。承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徽國文公之承傳具在。

上克姿。召耆儒許元。葉瓚。玉。胡翰。吳履等。日會食省中。輪二人。日分講經史。陳治道。聞四方有通經學古之儒。輒以幣敦禮聘致之。賜坐咨訪。嘗讀書洪範。太息以爲。是天人之大統也。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御座之側。朝夕時覽觀。已

親御翰墨。爲訓釋新。殿成。命母藻繪。命編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殿壁書太學衍義于廡間。

文皇帝嘉宋學。自洙泗來。爲道正統也。簡儒臣集。宋儒五經四書傳註。纂脩之。易主程傳。朱本義。詩主朱集傳。以武夷蔡沈傳尚書。番陽陳澔注小戴記。侍講胡



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孟主朱章句集註尤嚴。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若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無列焉。書成。

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要。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賜名性理大全書。御製序刊布。

賜六部頒兩都國子監及府州縣學。論禮尚書曰。

此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弘多。古之志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不勉自力研討。是自棄也。爾其以朕意曉諭。

天下學士。令盡心無視爲虛文。當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民俗惇質。而

天子尊顯宋濂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泗。俾學者有所統一。故其時士謹繩墨。官肅法守。施于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諸儒書字守其義。句遵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雖所守近隘。而士習朴淳。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世。其後風氣漸開。聰明漸擴。耳目心知漸廣。往往嗜新喜異。厭樸學弗好。而濂洛之微言。又絕。學者糾纏於文義。支離於章句。窮年矻力。以爲是。所以窮理而致精於



聖賢大訓稍涉高遠者。又以為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茫無所從入。成化中新會陳先生獻章始求之靜坐。渙然於真靜無欲之體。以為是聖功之本。而無待於外也。著論言六經聖人之書也。學者苟誦言而忘味。則六經一糟粕也。未免於玩物而喪志。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觀書。則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諸皆妙詣。

心得。一時人士回視易聽。而約之於本。至王文成公守仁。標致知為致良知。異知識之知。語益真切簡易。旁皇周洽。而教大昌。致知本大學。而良知之蘊實自孟子發之。自漢戴氏記禮家言。大學中庸書二篇。賴以存。而知者蓋鮮。至程純公顥始尊信表章。以為是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而帝王授受傳心之統宗也。頗疑其編簡失次。非其舊。更定之時。發其指歸。而所為說者不傳。會稽石塾子重彙其說。雜見於門人所記錄。若門人所自為說者。為編曰輯畧。傳焉。朱文公又疑大學書有放失。補格致傳。更加考定。而中庸一



依其舊文。二篇各有章句。又取石氏書刪其滯於老  
佛而過高者。存其可信傳者。仍曰輯畧。而記所爲論  
辨取舍之意。爲或問附之。然後二書之旨。貫注如經  
脉。始終鉅細畢舉。如碁布。詳畧淺深相因。如引繩。而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曲暢旁通。如導川入河海也。然  
所補者傳。終於聖經高簡弘厚之體。不類。而八目等  
級亦微若已峻然。至王文成既有悟於致知之旨。信  
大學舊本出戴記者爲本。無脫誤。與中庸各爲完書。  
無所事更定爲也。而誠意特傳。諸目合傳。三綱八目  
實貫於誠意特傳之中。切磋語學。則格致也。琢磨自

脩。則誠意也。恂慄。正心之訣。威儀修身之統。親賢樂  
利。各得其所。則齊治均平之效也。通朱傳格物九條  
之說。一統之於慎獨。中庸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名  
中和。極位育之用。歸之於慎獨。獨知者天德良知也。  
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要在於慎獨。而經文高簡深  
渾。通造化之體。乃復完文成之論。六經曰。經常道也。  
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  
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  
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



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與別若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

人。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



西苑下編 卷之十三 五十一  
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  
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  
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  
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  
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  
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  
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  
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  
特其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  
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嚮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

經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  
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  
以異於是 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  
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也謂之性  
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  
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  
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  
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



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於是。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其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欲天下反朴還淳。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曉曉於世爲也。蓋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

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刪削而是正之。然後其說始廢。今觀詩書儀禮。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其用歸於刪繁就簡。正人心之流濫而已矣。當是時。增城湛太宰若水。實師事陳先生。以所嘗稟質曰。隨處體認天理。爲學宗。衍繹其說曰。天理吾心之中正也。六經註我。柰何註



六經爲乎會。廷議薛文清公瑄當從祀與否。而論者頗以薛無著述尼之。於是湛卽諸易書春秋禮經傳四子。各以其師旨爲測。爛然繁富矣。夫文沒質。博溺心。斯其弊已久。新會餘姚闢之至痛深。於是學者實始知實詣深造。不求經於經。而求經於心。主靜研幾。謹獨之爲要。而以經書爲培擁灌溉之資。以輔之。其說終主於卽心卽性。卽心卽經。而六經在吾心也。於孔門歛然無我。好古敏求。以上達天德。微若異趨。然末流益弊。於是深者研知之爲良。研天理於勿忘。勿助之間。旣窮深極微。莫知所止。而不踐其實。淺者

信良知爲至足。天理卽吾心。師心自是。專求諸內。而莫擇其精。又其下者。恣心以行。猖狂自恣。浮淫矜誇。將由惡終。然且茂棄脩學。而自謂得不傳之學。抽不抽之緒也。所至輒以其說敷繹刊布。日新而月盛。顧獨忽前經爲糟粕。憚之而不耻。謂世教爲格式。畧之以爲快。於是乎束書不觀。獨游談無根而已矣。然後知古聖王之世。循之於四教。六藝。俾學者優游漸漬於其中。上焉者據德依仁。日漸於大成。中下者。有學有造。日躋於有立。不超器而道存。由踐迹以入室。則固古之教。萬世不與易也。昔詩書言天人之際。綦詳極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三  
備矣。易明天道以前民用。禮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春秋本天道以正王統。故六經者天人之大命。而神明之符也。故經以載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故記籍非庫藏產業也。而庫藏產業之命也。人生而蒙長。而無怙恃。以憑顯侷寡闇。否則逸諺且誕。令不按視其記籍。以考其家之庫藏產業。而徒以其意臆之。謂先人予我之庫藏產業自足。而坦然居之。庫藏產藏何知焉。而疇與有之。亦終爲窶人丐夫而已矣。自太史公叙九流。知各有弊。而知其不可廢也。班志加詳焉。畧言儒

家者流。游文於六經。留意於仁義。原本堯舜。師尊周孔。助人君明道而視化者也。於道爲最高。故樂和神人。仁之表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禮以明體。禮之節也。春秋以斷事。義之用也。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故日力寡而畜德深。後世諸儒章句之學。興箋解義疏。轉相祖述。而爲說已繁。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世取寵。傳學者不惟闕疑闕殆之義務。碎辟以逃難。翳其本實。後進彌以馳逐。故童守一藝。歷白首而無聞。終以自蔽。



是以五經垂析。不合不公。而儒學浸衰。道家者流。蓋本易而出於史官。其道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宗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而知常曰明。其術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虛極靜篤為至。以因循為要。深根寧極。秉要執本。以御萬物。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而有餘。歸然而有餘。故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神者生之本。而形者生之具也。人之生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寶慈寶儉。寶不為物先。以定其形神。於道也。合矣。嗟夫。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

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所長也。乃其以本為精。以末為麤。以有為為不足。牯絕禮學。提提仁義。卷婁堯禹。黥桎周孔。斬詆儒學。以自肆。其悖也。傷教。蓋教裂而道敝矣。其宗老道德經莊南華經列冲虛經陰陽家者流。亦本易而出於羲和之官。易道陰陽。其言四時八紀十二月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是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推五德之終始。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順之者昌。不順者不死則亡。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經也。不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其明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拘者為之，則爭於禁忌，泥於小

數，使人拘而多畏，舍人事而任鬼神。

漢武帝時，聚會陰陽家，問某日

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以生者也，則自漢來已，紕謬無統宗如此。

墨家者流，亦本易而出清廟之宮。墨子汎愛，以天下

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其稱說堯舜禹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

土簋，啜土飴，糲梁之食，藜藿之羹，禹湮洪水，決江河，

通四海九州也。親操橐耜而鳩涉百川，腓無胈，脛無

毛，其道以自苦為行，尚慈寶，儉溥利，而非鬪，養三老

五更，以貴孝，選士大射，以尚賢，宗祀嚴父，以明鬼，順

四時而行，故非命，以孝視天下，故尚同。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然見儉之利，因

以非禮，則尊卑無別也，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同

至親於途人，則無父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為，恐不

愛己，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雖墨子能獨任，奈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世異時移，事業不

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高子畧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



氏之墨離為三。其說依經據禮。而孟子排之。不遺一力者。以其言近偽。行近誣。害不可勝言也。法家

者流。本春秋。而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禁邪暴。輔禮

制。其尊主卑臣。明職分。令不相踰越。此其所長。及刻

者為之。則薄教化。去仁恩。不別親疎。不殊貴賤。而一

專於法。欲以致治。將茂親而廢仁。故嚴而寡恩。其術出商

執韓非慎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治國者不務覈其名實。執勢

以御其臣下。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

之上。故控名責實。參五不失。此不可失也。警者為之

晉灼曰。警。許也。師古曰。鉤。破也。音古曰。警。工鈞反。又立音。音秋。則苟鉤鈇析亂。師古曰。鉤。破也。音

反使人苛察。繳繞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於人

情。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公孫龍為堅白之辨。假物取譬。冀君感悟。正其名實。劉劭以人之行檢志尚

不同。當以九徵入觀。審察而任使之。是也。縱橫家者流。蓋本詩。而出於行

人之官。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其後世亂。尚權詐

則操闢翁弛張之權。用之以捭闔。飛箝。詭給。揣訐。尚

詐。諛而棄信。鬼谷陰符戰國策之類。稷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

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所長也。蕩者為之

則廣取汎與。心目矚眩。多愛失務。漫羨而無所歸心。

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農家者流。蓋出詩。幽風。書。農稷之官。播

百穀。勸農稼。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民食是也。鄙者



爲之欲使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諄上下之序。

謂詩行陳相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閭里小知之所及。輒綴而

不忘。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然致遠則泥。厖雜而弗

經。

齊諧博物志之類

諸子中。佛最晚出。而說益宏勝。其書無

慮數千萬卷。多中國所苛譯。乃其微言。老墨不能難

也。言無生則空。有兼遣。卽營魄抱一。猶末也。論法界

則妙明融偏。卽清淨本然。無際也。論慈憫。則普度弘

濟。卽兼愛尚同。有意也。而要之平等日用。不卽不離

於斷滅枯槁者。殊科。然窮大不經。雕龍蝸角之論。視

之爲隘。通人惑焉。諸輪迴因報。升沉起滅。以誑誘愚

俗。皆聖者所不語。妄者假之。崇虛尚鬼。爲誣惑益滋

自世之衰。聖學熄。而道術無所統。時君世主。好惡殊

方。故百家之流。蠡起。各安所見。崇所善。以馳說取合。

雖言人人殊。而道無不在。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反者道之動。故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相成。易

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之所向而辟。則惑

惑所辟。而倨自足。則爭。爭則亂。而不相爲謀。其說之

昌。且率獸而食人。哀哉。學者誠深於六藝之旨。究觀

周公孔子之教。卽百家騰躍。終入寰內。可以通萬方

之畧矣。他諸執枝事上。以其術自名者。亦復數家。時



有用也而不可倚也。曰天文歷譜家。本易五行家。本書而領於天官。天文家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探知吉凶之象。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五行家本五行之形氣。五星之變動。推之為吉凶。書洪範。貌言視聽思得失。而五氣之偕若因之。是也。然星紀遷變。庶微雜揉。天道幽眇。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觀景以譴形本隱以之顯。非明主不能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服聽之主。是以兩恒患焉。道之亂也。患在於小智強欲知天。而謬於其統。故道術破碎而難知。其裔餘為雜占。本易洪範。著龜神物。因用卜筮。以前知吉凶。通

志而成務。易曰占事知來是也。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禮有大小筮人占夢之官。至衰世解於齊戒。舍本憂末。而婁煩卜筮。筮瀆不告。易以為訓。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詩以為刺。故其官失。而其傳泯焉。又其裔為六壬遁甲形家。星命之流。壬遁家。本大撓甲子。容成律曆。推八門。休生傷財三奇六儀。以知軍國興敗得失趨避。非必然也。人和上矣。地利次之。天時曷故焉。智者時用之。倡勇敢。禁祥而去疑。星命家。本五行干支生旺克制休囚之度。或乃步日月五星順逆。觸辰首尾之躔。用占人壽夭貴賤。死





生先處其利不利時是亦多言豈不倖中而於得喪何加焉惑者聽之浪憂喜而失正甚且不信道安命馳於苟得而希冀非望則自贖之道也

唐呂才曰宋忠譏司馬季

主云夫日者高入祿命以悅人心。禱言禍福以盡人財。今更研尋本非事實。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形家貴賤懸殊。其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何以處焉。

者流大者本詩篤公劉之陟嶽降京。逝泉瞻溥。定方中之升虛望。楚景山與京。觀九州山川形勢以乘其環會。或本易河圖八卦依三垣天星。貴艮亥為氣之所生。以立城郭宮室屋廬。以定陵墓窀穸。以殷阜富壽其人民而死者亦得安體魄而蔭遺體。細者形人

及六畜骨法之度。形室廬器物之具。以其形容聲音度量而定其吉凶貴賤死生之斷。形依氣氣附形。其數然也。蓋時有中焉。惑者溺焉。怙其形不守之以道。安危利菑以取滅亡。妄者謂奪神功而改天命。使人眩瞽而失守。甚者不安分命。不叙昭穆。怙執力以規營。構窮險巖以請墓地。則大亂之道也。

呂才曰近代葬書一術至

百二十家各說吉凶。競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庶人逾月而葬。先期謂之不懷。後期謂之怠。禮此葬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乃克葬。此不擇日也。禮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日。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大事謂喪葬也。春秋鄭葬簡公。司墓大夫室當路。毀之。平日而窆。不毀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在國都。



之北域兆既常有常所而死者北首方向亦有定立是不擇地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擗踊之際擇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荒爾而對賓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葬書敗俗一至於此夫易之道大百物不廢鬼神之德盛體物而不可遺諸凡巫史百工小數小術豈顧能自解免哉必且依託五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矯虔而稱引之而此理孔神支離覆逆必且可推之而通譎者因爲神姦逢人情喜忌以吉凶啗喝之徼利誘不驗則屢變其說外託師傳內稱篤悟展轉增加蠱眩以疑衆愚俗怵焉助爲講張民用大惑闇義命之致咸靡靡於趨利辟難矣故術不可不慎也是教之流失

也明王之所坊禁君子之所不道也一不慎者蹶矣醫家者流本周禮醫師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賦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箴石湯火之所施爲之經方本草石寒溫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於外以愈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巫家者流本周禮司巫掌男



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掌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形。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國大旱以雩。歲時以祓除釁浴。疾病冬以堂贈。春以招弭。後因爲符水號呼祈禱。攻說禳祭。今之巫覡。旣闡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憑於淫厲。依爲神姦。苟貪貨食。以誣神人。兵家者流。本書春秋。而出於司馬之官。自黃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有握竒之書。下及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勤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而太公兵法作焉。所傳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竒設伏。變詐之兵用。而

孫武子猶知本道。法天因地。任將制法。先計後戰。因形用勢。察彼己。措勝於無形。於是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技巧者。習旱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執者。靈動風舉。離合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視王官之武備益遠。而戾者得之以逆天。而殃民。乃漢志志神僊。志房中。頗以爲神仙者。祖老氏玄同清虛。保性命之真。而游於方之外者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若猶有羨然。然世主甘心者衆。誕譎恠迂之文。彌以益多。而遙興輕舉。終道無繇。至見術淫於樂。甘心以其身從



之快意欲生疾而隕性命者多矣。未見其有和平壽考而節以長生者。是以聖王絕之。蓋九流百家方技。各具有其書。於四庫隸子書。自黃帝時。倉頡沮誦。實以史建官。夏殷之世。有左右史以紀言動。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事。其所記載書。具曰史。又以官名書。晉乘楚禱杙。魯春秋是也。仲尼因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文。次春秋。皆削其煩重。制義法。明天人之統。其事辭史也。而其義經也。故曰聖人述史三焉。以憲萬世而爲經。左丘明依魯史以作傳。傳所不盡載。

者。各以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或曰非也。蓋左氏未成傳時。博采草創之書。因卽之爲傳。其後楚相鐸椒。趙虞卿。秦呂不韋。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采取成敗以著書。不可勝記。又雜史之所起也。遭秦學絕。而始皇惡史記。燒燔之尤甚。漢興。陸賈迹秦漢間成敗興亡之故。作楚漢春秋。而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之屬。頗以其間出矣。漢武重文事。而河內司馬談爲太史令。典其官。時天下郡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於是欲論纂書春秋。左國之文。及當世名卿賢大夫之業。成一家言。未就。卒且



死執子遷手而泣。屬之成會。遷相繼爲太史令。傷父志。乃網羅舊文。原察終始。觀盛見衰。上記軒轅。下至天漢。作十二本紀。明天下治亂之統。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明興廢久亟之變。禮樂律歷。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憂當世之務。述先今諸侯卿相。輔弼股肱之任。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若卿大夫賢士。以翼戴其世者。作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曰史記。而後代正史本祖之。其書原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協異傳。齊百家。而著論。壹折衷於仲尼。而紀表志傳。遂爲後世正史法程。後

漢扶風班彪。彪固父子。續業。因以爲前漢書。固稱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迄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典重鉅麗。議論頗不詭於儒。亦間有微意焉。而由有史籍以來。未有如太史公之所記。弘深高古。通造化者也。蓋自孔子沒。至是四百餘年。漢興又七十年矣。自劉向陽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宋呂祖謙稱其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



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非拘儒曲生所能驟而窺也。今觀三代高紀贊明天統通忠質文之變。呂后立紀而贊稱孝惠皇帝。呂后之時正名實之斷。武紀闕矣。而八書具著其事。各寓其贊救之忠。禮述漢儀本秦故而首末附前記明美德也。樂首陳賡歌。至於流涕而襄以汲直之諫。戒佚淫也。律書紀律同聽軍聲。施及于兵禍。風佳兵也。封禪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開惑志也。河渠嗟勞人也。平準傷并兼爭利末也。歷尚夏正。天官紀百年中五星無不變色。逆行令覽者懼然懼焉。可謂至忠。而誹者以爲謗書。謂言易知哉。獨

其陳道與法。往往出事詞之表。比事連類。時推引古哲先憲之文。寓己意。故覽者忽焉。其傳夷齊老子孟荀屈賈皆微妙。有深味。其文緩則其旨愈遠。其事繁則其辭特簡。至其述天下異時性情慘舒。事端出沒之變形。神具出。俾後世如目見。然則夫人慕誦之矣。獨採摭經傳。多分散其事故。頗踈畧。又時有抵牾。其激而寓言也。是非時謬於聖人。記繁志寡。昔賢病之。至班史迹其所自傷。以爲宵雅巷伯之倫。而難其明哲。此與眊目睫何異。嗚呼。事始末未易言。太史公歎之矣。朱蘇洵之稱二史曰。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



兼道而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遷之傳兼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䟽不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兼頗。辨如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

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吾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晉訖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哀七年公會吳于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庸得不載。



國史下編 卷之十三 三  
乎。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之  
會盟。而用夷俗名以赴絕之矣。後觀之者曰。不知中  
國之禮義。雖勾踐之賢。不免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  
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  
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  
姓名。此異姓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  
故。不目名之耶。不目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  
著耶。此同姓諸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  
號謚名。殺一等矣。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則是以同姓  
列侯而從異姓之例也。察其故。蓋元始間。王莽僞褒

宗室而封之。非天子自封之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  
使莽封之。故從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  
後觀之者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  
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人  
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人知悔過之漸。簡而明。則  
人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知強臣專制之  
爲患。其能爲春秋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以是夫。後  
漢史。自胡廣蔡邕。嘗纘綜業。不能成書。迨劉宋范曄。  
約謝承。司馬彪。華嶠等七家所記。爲後漢書。類次精  
整。剗精剗采。體晦而文削。蜀陳壽。父嘗以臯爲丞相。



諸葛亮所法。蜀亡。壽請褻表亮祠墓。其撰三國志。頗有義法。而傳亮事特詳。以晉承魏。因主魏而不詳所自出。載夏侯惇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薨而詳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不得其死也。猶微眇。有指世以其評諸葛將畧。非長。及他闇昧疵之。非其質矣。且夫相賢者。不必兼將。不兼將不害其為賢。而將畧。固賢者之所時短也。自是南北分裂。各有史以記事。南梁沈約撰宋書。本何承天。裴松之。裴子野所撰。蕭子顯撰南齊書。因江淹。沈約所記。唐姚思廉撰梁陳書。本思廉父察為梁史官。推其意。及謝吳等記成之。其在北。則魏收撰後魏書。

本鄧彥海。崔浩。李處所記。唐李百藥撰北齊書。本父得林所記。唐令狐德棻撰周書。本蘇綽。牛弘所記。而李延壽本父意。以南北互訛。無所統一。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三百四十年。為南北二史。刪繁補闕。叙事簡勁。過本史遠甚。而先南北史有晉書。後此有隋書。粗稱混一。其書皆唐太宗命房文昭。玄齡。魏文貞。徵等所脩。時雜以制旨。而人各用其所長。故志載差有倫。如晉隋天文志。出李淳風所脩。是也。嗚呼。南北六代之變。亟矣。又其時文衰於靡。榮作史者。猥采諸小說。傳以其意。故毀譽失所。記載繁而乖於事情。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日新。而其文



益下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而崔陵傳載。陵寵妾馮氏。

長且姣。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則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其未嘗內宿。何為者耶。就陵傳論之。陵家閨之穢。乃爾。其得罪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未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部。為馮厭。盡受納。狼籍被劾。俱付廷尉。聚鹿致競。竟死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戮笑。而又稱其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此又何為者耶。史氏雖黃。諸其立國。皆偷為一切。非背戾之言。真可令人扼腕。

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世於後世。宜無足采。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至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刑威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不可以不考。

也。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此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後哉。美矣乎宋曾子固。因陳史而推言之也。可謂曰史矣。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貞觀中。命相玄齡為國史監脩。帝謂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斯何也。帝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以獻也。帝曰。朕為心異。于是欲自觀史。知前日之惡。為後



戒公等可撰次以聞。於是給事中許敬宗等相與撰次以編年體爲實錄。上之。龍朔中。敬宗以宰相領史職。而人實儉鄙。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真。中宗時。時相蕭至忠等領史事。秘書少監劉知幾子玄。病不得其職。爲書上至忠。求去。畧言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衆功而成。述作者也。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纂述之。故著作無主。條章靡立。爲後嗤笑。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

含毫。相視而不敢斷。故首白可期。汗青無日。此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脩。於是爲備。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討沿革於臺閣。視聽巨詳。簿籍莫考。藉令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此不可二也。近代史局。通籍禁門者。欲杜顏面。而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非能齟舌。儻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朝野具知。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此不



可三也。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曩賢得失之林，良士是非之準也。頃史官注記，取稟監脩。法春秋者，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者，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非古也。而其意可知也。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列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如某袞某篇付之此，某紀某傳歸之彼，明立科條，審定區

域，則人思自勉。此銓配之理也。今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者，無所遵奉。用使苟且推避，坐變炎涼。此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猥多。願謝簡書，以避賢路。於是委史事於浚儀吳兢，退而撰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或問自古史才甚寡，何也？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是也。兼之罕也。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矱，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賢辟良臣，見而知勸，驕君賊臣，覽而知懼，乃為史耳。時以為論開元中，張燕公說當國領史事，覽天后實錄，叙張昌宗誘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賴宋璟激發，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說讀之，慙忿不能堪也。知秘書競所為書，欲壟之，謬以歸知幾，嘻笑謂競



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借已甚也。競對曰此競實書之。今草具在不可使子玄受怨地下。說默然已屢造請。漸少刊其文。競曰儻狗公請亦何名實錄乎。卒不改。蓋堅正如此。唐書本石晉相劉昫等撰。世訾其蕪冗。至和中命學士歐陽脩為紀志。宋祁為列傳。刊脩。范鎮宋敏求呂口口又故事書成進御。獨署官高者一人。銜名曰臣某脩。時宋出守鄭。歐陽公位宋上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用力於此書甚深久。何可沒也。遂本各所撰署銜名。上之。舊書本五代時作。識卑而氣弱。新書非出一手。而宋獨精小學古文。文不無促迫。

以未善。韓魏公琦當國屬歐公更刊脩。歐謝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人所見何必同。寧能盡如已意哉。竟不復刊脩。退而脩五代史以見志。本開寶中編多近危所脩於五代梁不絕其為君。而不沒其惡。使人知為君者終不得掩其惡。而原本於文禍。明患起於忽微。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從其號與姓作紀。而作家人傳。別其家。見號可同也。家不可以不別也。以別嫌而明微。自開平訖乾德終始五十二年。天下五易姓。士不幸而生其時。欲全節而不二。亦已難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於五代得全節之。



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非有卓然之節。而終以死  
 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二代者。各  
 以其國繫。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仕非一代。不可以  
 國繫者。曰雜傳。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五  
 代時可道者。何其少也。意必有繫身自負之士。嫉世  
 違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世亂崩離。文字殘缺。而不可  
 得知。得四五人焉。作一行傳。論著往往師春秋之意。  
 而不襲其文。其傷自古宦官。當世朋黨之禍。至深痛。  
 下及伶人。具於諸傳。六臣贊著之。其著論往往以嗚  
 呼發端。致亂世之感焉。雖其深渾雄厚。通造化。有謝

左史。而守經程義章好示惡。庶幾哉成一家之言。李

陽曰。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如故。今之識者。購故  
 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  
 具出。覽者踴躍。卓  
 如見之。歐無是也。自唐興。倣前代。以給舍為起居注。

紀人主言動。武后時宰相撰時政記。記廟堂訐謨。貞  
 元初相執誼。以國史撰於私家。非制也。令月終錄所  
 撰。上館中。日曆昉焉。而世各因起居注。日曆為實錄。  
 成。緘之金匱石室。儒臣纂實錄。中諸可傳誦者。宣布  
 之。曰寶訓。宋初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  
 不過朝見謝辭而止。至君上言動。人臣善惡之迹。莫  
 或細書。淳化中史館脩撰張泌以為言。置起居院。復



左右史之職而國史常以宰相一人為監脩。別置國史院於宣徽北院東。置編脩脩撰等官。而非諸司供報。即所聞見不敢書。有欲書而不得者。直史館歐陽脩以為言。請得據所見聞具書。書不敢進呈。寘館中。已詔儒臣即太祖太宗真宗實錄。以史例脩之。曰三朝國史。呂夷簡王旦英仁曰兩朝國史。王珪蒲宗孟李清臣等脩既成。帝以付曾鞏。使損益為書。鞏謝曰五朝史皆先正大臣道德文學士所勒成。臣何人敢當此命。不許。會鞏以憂去而罷。元祐初。脩神宗實錄。鄧温伯陸佃林希曾曾鞏等頗不直。熙豐紹聖中。諫官翟思阿惇下意言元祐

間相大防提舉脩史。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等刊落事迹。變亂美惡。為詆誣先烈。詔曾布等判定。於是主安石所為日錄。下所傳益者。刊脩。而大防再竄。元祐史官皆得罪。元符初。詔刪脩。為京下所持而罷。紹興中。昭慈太后孟以誕辰。天子為置酒宮前殿。上壽歡甚。昭慈忽泣數行下。已慨然謂帝曰吾老矣。國家多難。猶幸今見日也。有一事當為官家言。吾不言。死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宣仁。古今母后之賢。罕有其比。姦臣快其私憤。厚加謗誣。建炎初。雖下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判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不無



望於官家也。帝頓首受教。明日以語輔臣。命直史館。

范冲等刊定焉。

冲祖禹子也。初曾布脩定神宗實錄。舊本用墨書。新增者用朱書。刪去者

用黃抹。每一卷成。納禁中。蓋將滅其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因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是冲刪脩。為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新脩者朱書。世號朱墨史。

宋亡。元命脫脫等

修宋遼金史。時議以元代金有中原。以金滅汴宋。因

予金正統意尊元。山陰楊廉夫力為書辨之。申宋為

正統終論無所定。於是宋遼金各為史。而蕪穢不倫。

高皇帝既平燕。盡輦勝國典籍歸京師。得所為十三

朝寶錄者。於是詔脩元史。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

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

趙汭。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脩。宋禧。陳基。趙壘。曾

黃蘆傳。恕。王文儒在官者聽無與。

上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見於

當時。是非公於後世。不可諱也。元主中國垂百年。其

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閭

於先王之道。溺胡虜之俗。禮樂制度無聞。闕矣。迨其

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而國亡。然其間君臣

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

滅。史何可滅也。今命爾等纂脩。事務直書。文必明白。



母艱深。母溢美。母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  
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採訪。明  
年續脩。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塤朱右貝瓊張孟兼等  
十五人同脩。朱世廉。王廉。王彝。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前纂脩  
諸儒不與時。

上厲精甚。諸儒窮旦夜編摩。每成卷輒進御。

上見文深古者輒芟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為書可矣。  
於是諸儒生人茫然自失。凜不敢自見。而著作之意  
荒。又以筆削咸取。

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為之病。語出趙子常訪送  
樸公琬歸番禺序。獨

據諸所移文。槩謄取具。而辭義兩茂矣。

高皇帝神聖起在位。即以宋濂為起居注。脩古記言動  
之官。七年。大明日曆成。凡宣諭征伐禮樂刑政

國諸務。若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事。咸具。又取其關  
政體要機者。列七類若干條。曰聖政記。其後秘書  
監弘文館等官並革。而定翰林院脩撰編修檢討為  
史官。代纂實錄。以勲臣官高者一人為監脩。閣學士  
為總裁。翰林學士為副總裁。詹坊經局官與焉。弘治  
初。編脩何瑋上疏言。臣以菲薄待罪史官。月受俸錢。  
日支廩給。然乃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既失官守。是為



素餐。每一念及。惶灼無已。臣聞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命付史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

沿襲至今。未克脩舉。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望

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

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弛張。今畢記載於紙尾。書臣

某記。藏之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日有記載。而不至遺逸。下則儉夫

小人。懼遺世譏。亦有懲警。而不敢縱恣。公則曰。朝

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幸甚。或謂

館閣之地。以儲異才。不責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

使之周知天下之務。而後可以備他日之用。今於

國家政事。初不聞知。卽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今史館

得職。庶事咸練。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課職之中。

實寓養才之意。疏上。報聞。萬曆初。閣學士居正言。

國初設起居注官。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檢等

官。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

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

闕畧。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曰古左右史即今編檢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脩

世宗皇帝 穆宗皇帝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集成篇。至於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職廢致然也。我皇上聰明天啓。淵哲性成。踐阼以來。政鴻猷。班班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今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切。又每

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泄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錄。聖諭詔敕冊文。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

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分六曹編纂。仍遵照祖制。除御殿外。例內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

中之上。午朝列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至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恐有宣泄。則自紀聖諭及奏





對始末封送史館銓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旨發部卽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祇備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待異日之考求所貴核實不尚文詞不得妄以已意及輕信傳聞爲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稿爲七冊一起居六冊六曹十冊而記年月記史官姓名送閣驗訖卽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旨允行自司馬遷著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表志立科條代宗其體爲正史勢不能微約其辭多複重疣辭贅義至厖雜而不可以觀漢獻帝時荀侍

中悅奉詔準春秋編年紀事之例事繫月月繫年爲漢紀二十篇凡君臣事物治亂成敗天人災祥之故雖互見錯出而一時一人一事本末必備義類爛然微顯闡幽括倫鑿之要其自序以爲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辭約事該時稱嘉史自是晉袁宏爲後漢紀王隱虞預爲晉書于寶有晉紀褚裒有晉春秋徐爰沈約有宋書裴子野有宋畧皆編年至文中子閔後史之記繁志寡失書春秋之旨也於是取漢詔制志策章帝範取漢臣命訓對讚議誠諫表臣業曰續書



傷帝制亡。起晉惠之世。法春秋作元經。始帝晉。卒授  
魏明天命之有在。書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之無人。  
卓然於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宋治平中。龍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患史籍猥多。人主不能徧覽。觀  
也。乃準編年法。約戰國至秦二世。為通志八卷。上之。  
英宗愛其書。命就崇文館借龍圖天章秘書三館圖  
籍。給御府筆札。續次其事。許辟官屬與俱。神宗卽位。  
賜名資治通鑑。親為之序。自是六轉閑資。皆聽以書  
局自隨。於是光與劉賁父攸。劉道原。恕。范純夫。祖禹。  
分綜之。託始周威烈王。初命韓魏趙為諸侯。明王道。

自此而盡也。而原本智伯之亡。實上繫左氏之卒章。  
如相授受。下訖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  
然指掌。依托古義。抉摘幽隱。諸凡明良治道之切。靡  
德禮政刑之張施。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天  
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與凡吏治兵體。忠臣節  
士。皆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論諫深切。  
靡所不備。朱文公歎以為偉哉書乎。自漢而來。未始  
有也。光又畧舉事。曰。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  
十卷。參考羣書。評其異同。為考異三十卷。又忠  
其書。后大難於領畧。晚著通鑑舉要八十卷。又為圖  
每書一行。六十行為一重。六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  
六十年。為通鑑曆年圖。又自宋一天下。接于熙寧。  
為百官表。乃威烈而上。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為稽古



錄然事以年繫而事首尾散見於數十百年之間雜而不屬讀者病之工侍郎袁樞機仲作通鑑紀事本末俾觀人考事者什伍如引繩以錯綜温公之書而文公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義例法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一倣之春秋元儒金履祥本劉道原外紀上泝洪荒下逮戰國申詩書春秋之旨糾子傳誣失曰通鑑綱目前編至皇朝成化中命大學士商輅等依朱文公義例即宋元史大綱細目權衡其事為續通鑑綱目云乃後世朝野羈窮放阨之士博記所聞見為書雖所據已淺摭撫微細通之于小說

寡通方之用然芟蕪酌雅辨德彰隱通人君子時亦所不廢焉嘉靖中鄭端簡曉法正史作吾學編於昭代

九朝及遜國時事揭皇綱曰大政紀表列爵封世削奪以明功罪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傳文武名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臣節以獎忠義述天文以嚴脩省述地理以辨經畧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典辨職掌考四夷北虜以通聲教嚴邊備義類森然為明史記陳東莞建倣荀氏漢紀撰皇明通紀於人才風俗政體邊防三致意焉視宋李燾長編有過



無不及矣。蓋正史編年史霸史若野史總之史於四庫  
 隸史集本漢劉歆輯畧而名。然代未嘗以集名書。東  
 京後乃有撰集古昔。若當代人所為賦頌箴銘古近  
 體詩。若書疏序記他雜文類編之曰類集。人各纂所  
 著撰為輯曰別集。然總之二端。辭令論叙本乎著作  
 導揚諷詠。達乎比興。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  
 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主於典厚精純。深理義為之  
 本。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歌。商周之風雅。要在  
 溫柔敦厚。調性情以為經。蓋周官教國子以六詩。被  
 以成化。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咸以微言相感。

稱詩以喻志。而識者用以別其人之賢不肖。觀國盛  
 衰。於為繫已重。而夷考其詩。則二南十三國風雅頌  
 之辭也。非必其自賦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傳曰。  
 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謂其感物  
 觸事。幾應言適。辭非已出。音由心生。可觀可羣。可與  
 圖事。故可以為大夫也。故誦詩三百。以達於政。而能  
 言。其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而賢人逸士。齊寧戚  
 楚接輿。采葛婦。失志自傷之辭作。則已漸於楚聲矣。  
 及楚臣屈原既放逐。而離騷作焉。離騷者。猶離憂也。  
 屈平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誠桀紂之猖披。



傷羿澆之覆敗。正志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而讒  
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義兼之矣。自䟽濯淖汗泥之中。  
蟬蛻濁穢。以游於塵埃之表。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充  
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歎之曰。離騷爲  
辭賦祖。猶至圓不能加規  
至方不能  
加矩矣。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出。而楚聲大昌。  
漢興高皇帝尤好之。行幸沛。召父老故人子弟飲沛  
宮。縱酒。帝擊筑自爲歌詩。今大風篇是也。湯湯乎風  
漢聲。此洪源哉。又傷戚夫人不得志而悲哀。爲作鴻

鵠歌。亦楚聲。當是時。唐山夫人依楚聲。造房中樂。然  
無二南風化之本。獨主於饗神。孝惠二年。使樂府令  
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賈誼枚乘各善爲  
辭賦。猶之古風。迨武帝定郊祀之禮。製樂府。有練時  
日。帝臨青陽。宋明西顛玄冥。惟泰元諸篇。皆侍臣司  
馬相如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時假雅頌。多  
爾雅之文。而依違於楚聲。其軍樂曰鼓吹。鐃歌曰短  
簫。鐃歌鳴笳以和之。簫。鐃。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鐃  
止鼓。以鼓吹作鐃。止之而名。其  
上之回戰城南之篇。好公戰。激義死。皆漢聲。雄高  
蓋漢都關中。本秦敢毅武戰之風。而高文景蓄力靖



民者三世武帝因用激發為雄武故民忘其死焉漢樂

有四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羣臣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本小雅而辭皆不傳惟短

簫鏡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錫有功準采薇杖杜迄今存焉其相和曲絲竹更相和而執節者為之歌其

琴曲九引十二操曰琴操而後世平調清調琴調清商曲祖焉當是時天子好音樂

而甚嫻於辭既封禪發卒塞決河閔焉有顓神憂民

一側怛之心作瓠子歌幸河東祠后土燕中流歡甚賦

秋風辭皆楚聲善端此其萌哉而時樂府總齊楚趙

代之音命協律都尉李延年以曼聲協焉而漢聲大

備然崇雅黜浮視國風已蔑矣齊歌曰謳吳歌曰歎楚歌曰豔浮歌曰哇

徒歌曰謠廣雅曰聲阡陌里巷相和曰謠皆總之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

後聲詩序事成文故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

之類是也豔在曲之先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是時相如為上林

子虛大人等賦侈麗宏衍視楚聲稍劣而自為漢賦

之祖楊子雲少好詞賦悉力摹擬之而晚乃大悔曰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或曰諷楊子曰諷乎諷諷一

而勸百也或問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

以淫如孔門用之則賈誼參相如入室矣如不用

何有志乎其言之也蓋詩亡久矣獨韋孟諷諫義主

匡君比其在鄒進退之際確如也可謂曰詩玄成自

効又其次也而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言今觀十



九首若錄別諸篇。至情篤義。深裕冲悠。婉轉附物。圓

渾無迹。溫柔敦厚。有六詩之遺焉。李善謂十九章詞兼東都非盡乘詩

其冉冉狐生竹一篇。則傳毅之辭也。○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情性而止於理義也。銘者名也。觀器正

名辨物。審用貴盛德也。箴者箴也。所以療疾防患。喻

箴石也。頌者容也。美盛德形容也。讚者明也。颺言明

事而嗟歎以助辭也。湯盤有銘。武刀劔戶。牖席左右

端皆有銘。臧武仲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

則銘之變也。用以永名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

王闕。爰有虞箴。頌主告神。義必純美。讚亦頌之變也

皆詩之旁軌。依韻以立言者也。至建安黃初。作者衆奮。差謝深渾。而

骨力適上。魏武智沈而勇深。用能以樂府之雄高。發

四言之沉鬱。徐禎卿曰。美哉乎。壯而猶曖曖也。王弁

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涼。短歌苦寒。憫勞盡下。憂思

慕賢。以能得天下之材力。而成其功。上者錯管雅之

辭於已篇。用如已出。何識力之兼詣也。子桓小靡聲

變而哀。其公讌諸作。留連光景。宋梁風浸浸乎開源

矣。又衰世叔運。終鮮粹才。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

陳琳意氣鏗鏗。乏風人之度。仲宣流寓荆楚。思禮度

義。慨愾善懷。有風人之思焉。既為丞相椽。賦從軍詩。

尊公元后。有從史而無匡拂。又何靡也。陳思處危疑

之際。沉於酒。自晦而讓德。莫白。終蒙其難。扼腕流涕。

轉徙悲歌。而不能已。今觀琴調。怨歌煮豆。曲贈白馬。

浮萍等篇。當稟不自保之時。恭順仁惻。終無一毫怨



尤之心可謂達理矣。甄后塘上朴茂真至。猶之古聲而魏其亡乎。兄弟夫婦之間。又何其已甚也。嗣宗身處魏晉之際。憂讒畏譏。故每有憂生之嗟。廣以曠達。時有風刺。而文多隱避。百代而下。難以情惻也。鍾參軍嶸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佞矣。晉混三維。天告不饗。宣淫構亂。生民焦燬。哲士幽戮。而風危以哀。茂先勵志。言良於行矣。而華實不副。太冲述史。振衣濯足。思壯難任。而風人之度。遂微其時乎。其時乎。至劉越石。盧從事。贈答之作。則愴其傷焉。王弼州曰。嘉魏一時涕淚千古。亡徵見矣。乃宋齊

梁陳諸國風。君艷於彌藻。臣托於放慢。俗淫於泆女。始也玄言。終焉色澤。至新聲代變。而玉樹後庭。花靡靡之樂作焉。蓋開源於王何。夷曠誕弛。至六代而極。元經傷之曰。晉宋齊梁陳亡。蓋傷之也。傷中國之不振。競也。掃地而求更新。乃符秦元魏風。則氣殷志雄。虎視狼息。矯不可回。恢恢乎車鄰鐵駟之遺焉。傳稱首大事者。必於東南。而收功實者。常於西北。不其然耶。其陶徵君乎。崔文敏有言。陶靖節。潔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生。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玄虛。出言深覲。希志洙泗。數百年間。斯



文而已。唐宗邁迹。基運昌明。混一六季。俯視百代。時之作者。其旭日始旦。雖其鴈鳴乎。薛少保郊陝篇。遂綽有古風。陳拾遺首倡高雅。研精名理。思旨微矣。至明皇帝諸詩。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勅已。良牧無人。九經三重之道。畧具。張曲江應制賦。函谷關過晉陽宮。送錢張燕公。送採訪朝集使諸篇。柔澹者思。冲雅其音。温文洽以懌也。至在郡諸作。憂危慘慄。則慨然悲其不終。詩可以觀。不其然乎。大都貞觀末。品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至開元而體法風骨大備。近代推挹。乃古詩於漢魏亦既離而去之。雖自成唐調。

高者猶可被管絃入咏歌。而十九章之溫柔。建安之典厚。殆盡。其近體。於古體又去而遠之。雖自成唐調。而上局聲病。下嚴俳儷。性情益邈。古道湮焉。明皇晚好溺音薰。被成俗。令才人依樂工拍節。爲辭短長而度曲焉。謂之新聲。亦曰詩餘。淫艷猥褻。而漢樂府之道又盡。乃其代擅偏長。人操獨至。則有之。七言古詩。其來自古。栢梁燕歌。倡之上。飯牛四愁。諷之下。然而未暢也。乃至唐而暢。李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窈窕。惝恍。參差。詰曲。遠托騷人。近涉樂府。幽錯鬼語。寄興不測。使人一唱三歎。旁皇哀慕。而餘思。杜甫大篇短。



章廣賁猛起意有獨造辭無不可奇正開闔雄飛雌

伏倒垂直上各極其態大者攄忠宣憤使人忼麟激

烈欵欵欲絕而有餘悲沈全宋之沿梁陳聲深研精

練穩順聲勢為律詩祖王弼州曰律猶音律法律天

矣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使費力雖曼聲可聽開元天

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寶間漸格而上神境旁薄興寄綿邈李翰林之俊逸

王右丞之高秀岑嘉州之奇峻高常侍之深厚並稱

正宗而杜公絕識宏力意完神全有聲有氣有骨有

力有香有色而臭味和之其開闔宕蕩足擬史記論

贊豈無利鈍而懷古秋興諸將等篇足以命令前人

掩抑千古矣至五七言絕雖為近體實本樂府古辭

王少伯李太白特稱高妙神境混合源洞無迹雖其

季晚託意愈深寄情彌遠句眇韻約而抑揚開闔之

間有足泣鬼神而感千古者楊用脩謂唐樂府本古

題而意或近其絕句體本近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

彷彿者惟此近之非虛語也槩之則初唐如晨光霽

色霞采熹明盛唐如芳野春工匪直鮮妍展其勃盎

元和而降漸於靡恭施及有宋終莫能振故漢之無

騷也唐之無賦也宋之無詩也天也雖欲反之道無



繇至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蟲撫節而增悲與運  
 推遷莫之自覺而體格聲音之變盡於此矣唐音既  
 闕宋風不競而有學有師駸駸為盛邵闕闕天倪而  
 擊壤有集朱苞絡宇宙而感興成篇夫非詞人之詩  
 也而固儒人之詩也交讓則雙美交形則兩傷其輕  
 之靡後其軒之非揚詞家頗以理語誹之古丞民物  
 則之詩不理語乎則既與關雎覃葛列之經矣尚論  
 者毋亦左祖于斯焉以上詩集自虞廷命九官命十二牧  
 肇命官之制後因為冊為誥為勅其湯誥盤庚大誥  
 多士多方敷大命於天下詔制昉焉禹徂征胤征而

訓戎有誓禹臯陶益稷矢謨阿衡陳訓太保旅獒而  
 上之諭告壘書批答下之論諫風諭章疏權輿於此  
 矣以至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箴銘祝誄則禮總其  
 端傳記銘檄則春秋表其義他諸雜文各有稟質無  
 非經者自周衰王迹熄而訓誥命誓不及於天下僅  
 見於左國所載諸諭告論諫之辭寥乎耗矣然先王  
 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諭論議婉而章肆而隱曲  
 而中從容委曲而意獨至其陳制申典明道秉義忠  
 而無諂直而有體庶幾哉閭閻侃侃之風格人碩哲  
 清明開先觀影識形見微知著所謂國有司命匪神



惟人也哉。雖其億中時獲，亦知類通達，何其遠也。乃劉康公之語中語命，齊司空之語敬語學，北宮文子鄭子太叔之語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子於道也。篤深下及戰國樂生之報燕惠，李斯之諫逐客為近代書疏之首。一則直據肝膽，忠貫天日。一則曲譬事理，義格暴主，亦其美也。漢承秦滅學之後，復於簡質而風氣以完。高皇帝詔令恢恢乎有朴畧弘遠之風，文皇帝仁默恭恕，祇上天體羣臣子萬姓不異四夷之至意，怒然結乎人心。而敬明內恕，迄彌留不替也。於制詔為近經，武帝選言弘奧，制策典則。

多爾雅之文，體大而思深。即賜侍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王言之體，斯為盛。其時儒雅踵生，鬱有鴻采。賈傳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史公之雄深渾厚，為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稚圭、劉子駿、楊子雲之倫。格王正事，罔非經義。摹墳宗典，溫文各爛如也。詎非世近古，俗醇質未靡濫，士無異學淆之，而然與。當是時人未有別集，史未列文苑，高文大篇，獨斑斑見之。漢書中而類先代為輯者，畢前茅標焉。則實之不可掩也。故漢之無文苑，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為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文益下衰。至陳隋而



極然江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序豪士賦。于令昇之論晉帝紀。治軌百代。保國長世。恒必由之。亦可謂得理事之闡範矣。唐承六代之弊。文麗猥不振。貞元元和。中詩始降。而文昌韓文公。愈挹羣言之統。淳畜磅礴。恢竒奧博。而深養氣為之本。其指事陳理。辨異端。尊孔孟。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柳柳州之竒偉。李文公之雅奧。亦其次焉。至五季隨靡。宋歐文忠脩本。以德心弘度。襄之直節。偉幹而極意於孟韓。其文往復百折。而條達無難色。急言極論。而紆徐容與。有不盡之思。曾文定鞏宗經正學。若有聞於道之

槩者。其文如三代宿儒。復起九原。矢口所陳。皆盛世禮樂人未或前聞也。當是之時。蘇氏父子起眉山。以文章震天下。而其學合縱橫。虛寂而一之。其陳政指事甚辨。而危言劇上。古爭臣難之。王荆公安石。文稱峻潔。矯世厲俗之意。蘄然。乃卒蹶於用。蓋道散久矣。人士類闇於道之大原。各以其識之所及為至。輒自持論。即聖經天道不信。顧牽以從已。雖高賢名儒患之。故議論有餘。事實不足。視漢文淳質簡遠之風。又遠矣。崔後渠曰。南宋之文。氣浮而詞削。削靡故國益弱。甚者如秋楊之華。祇章其素然。○王弁州曰。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大都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唐宋來詔制奏疏之文代有而習狎識陋遠遜於古往別集所著獨精於序記論著碑誌之文又其一變以昌黎之古心直道當史職不任而苟為具文於順

宗實錄見之柳柳州誹之宜文之不振也

按秦更命曰制改書

曰奏漢初定儀不言四等一曰策書策封王侯二曰制書施於赦命三曰詔書詔詔百官四曰勅書勅成州郡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而詔誥職正尚書其賜四夷若廷臣鄭重其事封以至璽曰璽書文帝賜南越王佗璽書答量錯璽書是也唐宋曰批各其政化得失宣制策大廷問焉其臣下陳言亦有四等曰章曰奏曰表曰疏章者明也詩曰為章于天奏者進也曰奏劄曰奏狀皆敷下情進于上也表者標也謂標著事緒如表標景而明也疏之也科條事目如疏川理河也議之言宜也盡諸物之別審事宜也其陳便宜慎機密慮有宣泄囊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對策曰射策而科舉外

有按劾曰奏曰彈文唐宋及今名體時異均以直上言而達下情其書記序論說解原七發問對之類皆依文立義周民用焉書者舒也臣僚敷奏知舊往復以舒布其胸臆者也記之言志也主記事備遺忘也亦本經有記記經之大意若所或遺也亦者緒也本詩有序以言有倫序而名亦序事也論者倫也滿倫羣言綜絡往故而研諸一理也說者釋也述也或曰悅也解釋義理以已意述之資悅懌也易有說卦傳解以解剝為義詳以詳騰為體辨以決剖疑難原以據本宗趣誠以警其違贊以明其意引題辭以倡其端題跋識以標其尾曰七曰對曰問皆極意往復以盡其辭曰雜著則隨文以標其旨者也其用之公府則有奏記奏牋用之黎庶則有譜籍簿錄用之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用之百官則有關有牋有移文用之萬民則有辭有狀用之軍旅則有符檄有露布牋者表也記者志也規書表而名譜者普也記序世統資周普也籍者籍也藉者借也春秋司籍歲借民力條之板也簿者圍也文書類聚吏簿之列情偽如草木區以別也錄領也以編簡領名數也徵召防偽曰符三代玉瑞漢世金竹符是也契者結也券者束也堅



明約束備情偽也。古一書而中分之稱判書。小券短書曰疏。疏者布也。移者易也。短命資移。今易以辭也。關者關也。關審度務出入。猶門關也。賤者葉也。議政未定。短簡編牋咨之。其密事曰籤。籤者密也。狀者貌也。昭列事情。可見如狀貌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者也。檄軍書也。師行指時。章勝昭威。以壯先聲。口檄師有功。善勳伐次第。露板不封。昭布視聽。曰露布也。其大者。叙事之辭。曰傳。傳者傳也。美其人德善勳名。欲傳而永之也。本史列傳而名。碑者碑也。在宮廟木麗牲而碑有名。在丘墓木豐碑以定而名。皆列其事。勒諸石。使不朽而名也。誌者記也。狀者貌也。先賢表謚。並有行狀。謂記其善行形容也。謚者議也。謚也。謚者行之迹。美不可溢。故議之以懲惡而勸善也。表者標表之也。碑碣表揭於外。宣詳誌。瘞於中。本直述其世系歲月名家爵里而已。埋銘墓記。又其畧也。諫累也。哀死。累其行誄之。亦曰哀辭。而祭死者有文祭神。亦有文。則人道生。死幽明終始之故備矣。

聖代鴻朗登於周漢

高皇帝神聖天授。方微時。目不徵書。下集慶後。顧嘉意。

於文事。長歌短篇。操筆輒韻。鏗鏗有建安風。親撰制詞。簡質高古。一洗俳偶之習。而是時佐命。謨弼之臣。宋文獻濂。以文章名世。磅礴深渾。已時漸於先漢。浩博之文。詩始萌芽。而劉文成基。取裁漢魏。高亮峻朗。亦已軼宋唐而上。他如高季迪。啓劉子高。崧黃子邕。蕭之倫。上者格力深重。不即風調諧美。光嶽合而六音復完。斯孰爲之也。

仁宣二聖。右文崇儒。而楊文貞。士奇。敦厚先質。以文雅潤色鴻業。迨于英憲之世。風氣未開。士俯首程式。剗心理語。迷文顯則。猶欲工而未能。後益熙洽。至



孝皇之世而文治大昌李文正東陽爲次相最久招徠  
徵引既工且富而一時名勝或慕景龍或悅元和文  
宗歐陽高乃韓柳猶未能漸格而上於是李北地獻  
吉何信陽景明徐吳郡昌穀之倫並驚於先秦兩漢  
之文游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  
諸子則北地其大矣其時心學益暢下視詞章而習  
摹近代爲文者頗誹其意卑語塞爲文章釘餽然淳  
擢之氣結爲英華莫可闕抑迄于嘉隆之世濟南江東  
拔茅而前家有結撰人競揚奮鉅者垂天焜者曜日高  
者岱霍卑者鄒嶧自辭賦樂府迨于歌行律絕自碑

銘金石迄于卮言雜說上宗經誥下乃秦漢遠尚屈  
宋近乃古選李憲使攀龍有言擬議以成變化而盛  
德日新爛然於左馬曹劉爭烈矣嗚呼上世之文典  
以厚其義精叔世則麗猥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  
衰世則激肆治世之文簡以朴其旨遠亂世靡濫而  
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鬯其失也傲碩賢則謹  
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核狷士之文節其失  
也戾元夫則平牯於見者其氣爭憑於勢者其辭溢  
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者其志矜乃心天而道則  
文約義博氣冲旨淵窮高遠而測深厚至矣不可有



加矣。經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集。而道其可知也。彼以辭焉而已者。陋已。虛車已已。而為文者。溺淫而已矣。類書本史書志。志天官地理。禮樂政刑典章經制之務。代有因革。而發興理亂。條貫終始。未始不相因也。儒者綜絡古今。原本終始。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施於文。為通儒。措之事。為達政。斯其美矣。唐杜佑通典。宋鄭樵通志。宋馬端臨通考之類。即分門類事。而采古今文詞博附之。俾用者如取若携也。韓子曰。記事者撮要。纂言者鉤玄。豈謂是乎。曲士溺於事。而不知其道。悅其華。而忘其實。學彌廣。志彌惑。多而愈亂。

勤苦而難成。譜謀家出春秋。而掌於內史。奠繫世

之官。自炎黃肇。姬姜之姓。而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雖

天子之子。不皆著姓焉。蓋其重也。章俊卿曰。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賜

姓。胙土而命之氏。諸侯命族。以字為氏。以謚為族。堯賜伯禹姓曰姁。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呂。禮傳曰。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列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又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隱公命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有同。族故入元。入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何氏。謂之威族。是族無不。其後或以國。虞夏殷周齊魯宋衛之類。或以邑。蔡尹蘇毛同氏也。或以官。司馬司寇宗符史尹之類。或以謚。莊文康武桓威閔簡之類。或以族。



楚昭屈景之類或以王父之字為氏魚展豐狐之類而族姓漸廣周

衰或以所居東門桐門以門傳或以生次孟仲叔季

或以德冬日老抑又廣迨戰國兵爭列國滅世其民

各以舊國為姓漢而下則又有賜姓以人皆有姓又

後世益崩亂百宗蕩析華夏夷貊冠冕輿臺之姓混

為一區蓋冥莫知其原故古姓氏必推其本同而後

世必別其末異寶所世傳謹所可知以原本追遠類

族辨物見親疎之殺固其重也談者迹本始以為博

偽者冒所附以自揚甚者假郡望以自蔽謬矣小學

蓋古比閭族黨少儀內則之教而領於司徒之官教

之謹言動正容止習動作進退禮義威儀之則習誠

慤恭讓端聖功之本而開廣知識時教之六書一曰

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

假借象形者規形成象日月之類是也指事者形不

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諧聲者比類合韻止戈

為武人言為信是也轉注者轉音以注因為別字老

壽考考之類是也假借者類言同字借為別用能朋

之類是也蓋史頤所著五百四十字今說文偏旁是

也許慎分居每部之首斯謂字母故六書有子母相

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

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亦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

母合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而要之以象形為本

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與五射五御五禮五樂九

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數之文皆小學。而教今不傳。世傳爾雅以為周公之書。或曰史佚。用專於訓話。以釋經。而周史教學童。有史籀篇。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傷其寢不止也。秦李斯作蒼頡六章。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皆明六書。漢興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上尚書御史。其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楊雄作訓纂。班固續之。為百有三篇。無複字。而六藝羣書所載畧備。東漢許慎作說文十五篇。首一經亥。各有部屬。

而制書之義益詳。宋王安石因之。發其意之所悟。為字說二十卷。上之。楊祭酒時條闢之。以為害道。蓋傷其說多謬巧。雜以佛老。非盡倫於理也。然於字學。則思過半矣。其序言。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大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形聲有義。而一本於自然之文。其表言書之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蓋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法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法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河視躡踰。加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



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乃朱文公類古今立教明倫敬身之要。而廣

之稽古。徵之嘉言善行。為書。俾始學者有所興起。固

小學指南矣。字學本於卦畫。而董於史官。蓋伏羲

畫八卦。如儀象森然。為文字之祖。黃帝時史頡。初文

字。以代結繩。用以遂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

方冊。則萬品以明。用施于三代。伏羲時有龍瑞。命朱襄氏作龍書。神農感

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感卿雲。見作雲書。高陽氏作

蚪斗書。古以竹挺點漆書。竹簡而名。自是堯作龜書。

禹作鐘鼎書。時有務光者。作倒矧書。周史佚感騶虞

而作虎書。感鸞鷲。赤雀。火鳥。作禽書。感白魚。作魚書。

及周宣王。太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同異。轉相配合。

為大篆。亦曰籀篆。金石鼓文是也。孔子脩六經。皆用科斗古

文。戰國殊軌。文字乖別。有芝英鳥迹。欵識諸書。而異

體文字興矣。秦而下。苟趣簡易。為小篆。為隸。李斯取

改為小篆。世謂之玉筋篆。又下杜人程邈。速于理。從

獄中上章。言文牘繁多。難川篆。請為書。趨約易。取便

隸。佐曰隸書。又曰佐書。始皇大

悅。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行之。為八分書。曰漢隸。谷

王次已。鍾繇王羲之。變體為今隸。復推秦為古隸。其

後變益新巧。為楷法。史游為急就章。損隸規矩。存字

梗槩。本草創而名草。取篇名別之。謂之章草。頡川劉

德昇。以真幾於拘。草成於放。介兩者之間。為書。謂之

行。言簡易可流行也。蔡中郎邕。見役夫以聖帝成字。



心悅之歸而為飛白書。宮殿題署用之。

勢既尋丈宜輕微不滿日

飛白而六書之變極是矣。大都科蚪籀篆如古治象隸

佐行草每下彌放則古今重慎輕肆之辨也。周官六

藝孔門游之。烏謂非道哉。程門以耽書札為器志而

純公作字時甚敬。曰即此是學。嗚呼深矣。

晉衛恒字體贊曰黃

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

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

偽靡分。大晉開天。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

文乃耀。榮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

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下。星離離以舒

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岡。蟲跂跂以若

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簡。用心精專。勢和體

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頤

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颯颯翩翩。或

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

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

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猶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

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先是蔡邕作篆勢曰。

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

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舒體放尾。長短復

中。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藏身。揚波振擊。鷹

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

鳴。鵠羣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



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  
 纖披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籟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差  
 幾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  
 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  
 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  
 之未宣豈惟體大之難觀抑將秘與之不傳聊俯仰  
 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  
 始自頤皇為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  
 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  
 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濶惛  
 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技絕筆吹餘  
 縱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  
 遠而望之崔馬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  
 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自隸書之  
 行已久加之行草紛然間出反以篆為怪難罔知措  
 意雖六籍舊文傳寫失真便俗而已晉江瓊唐李陽

水留志焉而終莫能有振諸善書者並以草隸名家  
 漢張伯英芝鍾元常繇晉王逸少羲之子子敬獻之  
 唐初率更令歐陽詢金吾長史張旭顏魯公真卿之  
 倫張在京洛有求法者第言倍加功力久當自悟真  
 卿往從學者月餘懇求之旭不言良久乃左右睜  
 拂衣起真卿從入東林竹院小堂旭踞牀坐坐真卿  
 小榻謂之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  
 與言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天平謂橫子知之乎  
 真卿思而對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  
 縱橫有象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也而又問曰直  
 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母令邪曲之  
 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  
 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  
 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不謂  
 以未成畫使其外健則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  
 曰不謂耀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  
 乎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  
 輕過亦謂轉角為闇過之謂乎曰決謂索掣子知之  
 乎曰豈不謂為索為擊決意擇鋒使不怯滯令險峻  
 而成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點



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形雖不足。常使意勢有餘矣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感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有音。字外之奇。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一王元常。不睥睨筆法之妙。謂獻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芝鐘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學鐘。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晉。習夏不能無楚。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其勉之。工精力勤。當自妙矣。真卿又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旭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子筆法傳之老舅。彥遠曰。昔者悅書苦學。有功而跡不至。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思所以未悟。後於江島。遇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書。僕以利鋒畫之。勁險之。

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其道至矣。真卿再拜。遂巡而退。遂以名世。其後長沙僧懷素。姓錢氏。精心筆法。曾公見之。深加獎歎。好事者咸作歌詩以贊之。張禮部謂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狂風聲滿堂。盧員外舟云。初疑輕煙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王永州邕云。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纒纒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復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事。懷素自言都不知。魯公嘗問懷素曰。草書豈牽似古。叙脚何如屋漏痕。懷素乃大詫服曰。貧道觀夏雲奇峰。怪變化無常勢。又遇壁折之路。悟一自然。宋興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書體尤縱恣。觀之變化。揮霍莫可控。博若非法度。所得拘攣者。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固森然於法也。國朝起善書致大官者。永樂中有華亭沈學士度。宣德中有南城程大常。南雲嘉靖中。姜侍郎必江。度書婉麗飄逸。雍



容矩度兼善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南雲四  
體具稱善時宣宗留意文翰至手撫其背視其書  
然度襟宇澄澹風韻蕭散貞靜不苟附南雲亦小心  
慎密結主知為特所稱其後雲間陸學士深以為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  
無傳於是取前代書家之論著輯之作書輯十篇王  
大理世貞上述書源下述書體書品書評書估旁采  
咏贊入法文詩泛紀書蹟金石刻述古今法書苑十  
篇  
韻學本於音律而董於樂宮自文字生而有形  
有形此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字主形為母韻主音  
為子形形也禮也音聲也樂也形以目視音以耳聽  
音也者禮樂之總文字之命聖人所以達耳目聰明  
之用於天下者也故周教六書諧聲其一漢樂府有  
七始華始之文則七音具焉依在古而來江左偏安

競辭流麗爰有韻書實惟四聲平上去入蓋其編也其後

梵法流入諸夏用譯佛書實始通七音以盡文字之

變角牙舌微喉宮齒商唇羽舌齒之間半商半徵於是四聲體縱為經如四

時五聲體橫為緯如五運以三十六字為母六十音

為子如環無端相生於無窮昭代同文總齊聲韻

復古四始七始之音而韻倫之制復完三十六母

溪輕牽次清羣勤乾全濁疑銀研不清不濁皆牙音角端丁顛全清透汙天次清定庭田

全濁泥寧年不清不濁皆舌頭音徵娘紐聯不清

不濁徹辰禪次清澄陳纏全濁曉欣軒次清

匣刑賢全濁喻寅延不清不濁皆喉音宮精

津奠全清清親干次精從秦前全濁心新先

全清斜錫涎半清半濁皆齒頭音商照諄專



全清。穿與掀次清。牀棒滂全濁。審聲瓊全清。  
禪辰常半清半濁。皆正齒音商。幫滂邊全清。  
滂。縉。偏次清。並。俾。便全濁。明。民。綿不清不濁。  
皆唇音重羽。非。分。番全清。敷。芬。蕃次清。奉。墳。  
煩。全濁。微。文。構不清不濁。皆唇音輕羽。來。鄰。  
連。日。人。然。皆不清不濁。半商半徵為舌齒音。  
司馬溫公曰。母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為本。本立則聲  
音由此而生。故曰母以三十六母。演三百八十四聲。  
取子母相調之義。是故一氣之出。清濁有次。輕重有  
倫。合之以五音。運之若四時。故時牙音。春象也。其音  
自次舌音。夏象也。其音徵。次唇音。冬象也。其音官。  
次齒音。秋象也。其音商。次唇音。冬象也。其音羽。宋學  
士廉洪武正韻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  
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字。是也。智  
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  
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  
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  
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  
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大  
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

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  
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  
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  
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  
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於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  
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  
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  
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  
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  
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  
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  
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  
子弗之從。而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與。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  
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  
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  
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  
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  
學士臣樂韶鳳。臣朱濂。侍制臣王禕。脩撰臣李叔仁。



編脩臣朱右臣趙堦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貫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  
 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  
 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  
 史中丞臣劉其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  
 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  
 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八卷書奏賜名曰  
 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  
 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莫過  
 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  
 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  
 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  
 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  
 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  
 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  
 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  
 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  
 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唐寅曰邵子

謂物理無窮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  
 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止  
 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止於  
 戌占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共之  
 法稍異神共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二母總其  
 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  
 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  
 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下顛  
 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  
 聲皆可翻切○李滄溟三韻類押序曰辟之車韻者  
 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  
 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無弗雅者書不同文  
 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  
 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  
 焉屈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  
 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薛君  
 所為累押字不見經傳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  
 單舉者屬險凡以復雅道而陰裁俚字復古之一事  
 也○鄭樵論梵書曰梵書流入中國代有譯潤之官  
 不能盡通其音華一音該一字梵一字貫數音故從



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人屈曲差別不多而有無窮之音焉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鑑銖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又

有目根功真少耳根功真多之說又曰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愚庸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

萬物之音備於此

嗚呼自古造書契而來曷嘗

不寶文籍為世大訓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山墳氣墳形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后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索者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蓋其重也遭秦播絕至漢武之世設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廣秘室之府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法大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竟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上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於是歆總羣臣而奏其七畧日輯畧日六藝畧日諸子畧日詩賦畧日兵書畧日



術數畧曰方技畧為書三萬三千九十九卷。而孔氏之舊顧多亡者。光武篤

好文雅。天下初定。輦遺書入洛陽者二千餘兩。後於

東觀及仁壽閣。即羣書藏之。使班固傅毅等掌焉。明

章及和時。臨幸觀閱。經董卓之亂而盡。魏氏采掇遺

亡藏之秘書。而秘書監荀勗分四部總焉。甲部總六藝小學等

書部總諸子兵法術數內部。至永嘉又滅。遺書稍

流江左。宋文梁武敦悅斯術。王儉任昉先後部集。而

北魏道武隋開皇頗廣購以存。魏道武問博士李先

智。先對曰。莫如書籍。帝曰。書籍凡幾。如之何。集之對曰。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今不可計。人主所好。何憂不

集。乃命郡縣收送。平城。隋開皇初。用秘書監宋弘言。遣使分行求遺書。上書一卷者。命酬絹一疋。校寫訖

歸之。而異書往往問出。已平陳嘉則殿藏書至貞觀

中。博購書。命大臣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至開元而

藏書彌盛。命昭文學士馬懷素宗文館學士褚無量

整比而著錄之。凡五萬三千九百餘卷。唐學者自為尺簡不存。文宗時相鄭覃請

四出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宋平諸國。盡收其圖書

貯三館。而庠陋不稱。太宗改創于昇龍門東北。曰崇

文院。中建秘書閣。徙三館書籍充焉。嘗臨幸覽觀。賜

從臣及直館宴。尋命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閣中所闕

者。四出購之。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酬

獎。餘第卷帙多寡為差次。優賜之。不願送官者。錄其



副。慶曆中。以災故改作。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命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靖康俶擾。紹興至嘉定。遺書始十出。入十九。而直尚文之會。自朝廷。至於草野。著作紀述之繁。顧倍於往初。非又蕩然。歐陽脩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粹閱博。各有其造。而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其能使好奇博愛者。所以不能忘也。然非久磨滅者。亦不可勝數。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焉。亦其有幸不幸與。蓋歎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初。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

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中。購遺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德間。閣學士儲廷和白。請命監生入秘閣校正。得叙勞入官。而官書往往散逸於民間。

世宗時。國子監司業言。成均載籍鮮少。請遣官博求。以

批答書經籍充棟。學者誠尊所聞。實踐之。即六經自足。如不能廣求。何益。要歸於空言。罷勿遣。大哉。聖謨。信萬世學士指南矣。

株陵 王其玉 校



